

ZHONGGUOGUODIANWENXUEMINGZHUBAIBU

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百部

竇娥冤

◆ 元 关汉卿



窦娥冤

(元) 关汉卿 著

剧情简介

身处困境的秀才窦天章因还不起高利贷，把年仅七岁的女儿端云卖给蔡婆婆做了童养媳，随后便进京赶考去了。窦端云被蔡婆婆收养后，改名窦娥，十七岁时与蔡婆婆的儿子成了亲。谁知结婚才一年，丈夫便撒手西去，留下她和婆婆无依无靠。一天，蔡婆婆去向赛卢医讨账，赛卢医起了歹心。就在赛卢医想下毒手的时候，当地无赖张驴儿父子出现了。张驴儿父子以救命之由要挟蔡婆婆，强迫她们婆媳俩招他父子俩做翁婿，但窦娥拒不相从。张驴儿心生毒计，他想先把蔡婆婆毒死，然后再逼窦娥与自己成婚。哪想蔡婆婆没被毒死，而自己的父亲却被毒死了。天良丧尽的张驴儿趁机把脏水泼到窦娥身上，想以此来逼窦娥就范。但窦娥还是坚决不从，她要求与张驴儿对簿公堂。当地太守是个贪得无厌的昏官，他接受了张驴儿的贿赂，迫使窦娥承认是自己毒死了张驴儿的父亲，并判处了窦娥的死刑。窦娥临刑前许下三个誓愿，死后一一应验，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白话故事

一、抵债成人童养媳

元代初年，楚州境内有一个秀才，名叫窦天章。他本是长安京兆人氏，父母在世时，家道虽不富裕，但日子还过得去。五六岁的时候，父亲送他去南村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刻苦用功，深得塾师喜爱。父母大人也把窦家兴旺发达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企盼他长大能够出人头地，谋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改换门庭。十七八岁时，父母倾其家产，给他娶了一房媳妇。媳妇乃一贫家女子，勤俭温顺，事亲至孝，持家甚贤。一年后，女儿端云出生。父母大喜过望，婆媳相处极洽。不料乐极生悲，不过两三年功夫，风烛残年的父母相继过世，天章极为哀痛。待安葬了父母，积劳成疾的妻子又不幸亡故。妻子坟头未干，便是战乱又起。京都长安乃乱事中心。乱兵们烧杀抢掠，长安城四周饱受兵灾之苦，村居之人或死或逃，真是“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无奈，他也抛屋别田，离乡背井，携带刚满四岁的女儿逃避兵祸，来到楚州。

一晃三年过去了。他与女儿相依为命，度过了这艰难恹惶的三年。三年之中，他除了闲时替人写个契约什么的挣点钱外，全靠借贷度日。他总觉得这样下去非长久之计，得找个维持生计的营生，但时世多艰，读书人要找糊口的活计也并非易事。况且，父母对于他的厚望，时时萦绕于耳际，他始终不敢忘记父母的殷殷嘱咐，他只有这样与书为伴，苦度日月，等待着改变命运的机会。

春节一过，传来了皇上今年开科取仕的消息。他极为兴奋，决心不错过今年的机会。然而，面对现实，他又愁眉不展：女儿端云年仅七岁，总不能带着女儿去赶考。这女儿如何安排？去年借了街坊蔡婆婆的二十两银子，连本带利

今年也该还人家四十两。可是，自己眼下手无分文，赶考还得有个盘费，这些钱如何筹措？

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窦天章披衣走到院子里，看到女儿正在房中酣睡，不禁悲从中来。然而，再一想到今年如果能科场扬名，取个一官半职，就会出人头地，他又转悲为喜。看看今日，想想将来，一首诗便脱口而出：

读尽缥緲万卷书，可怜贫杀马相如；

汉庭一日承恩召，不说当垆说《子虚》。

“窦秀才在家吗？”一声询问打断了他的思绪。他一听声音，知道是蔡婆婆又来了。

蔡婆婆乃是他的一个街坊邻居，丈夫早亡，带着一个八岁的儿子过日子。她丈夫在世时，做些生意，积攒了不少钱财。蔡婆婆便凭着这些钱财，放债过日。蔡婆婆一来，他就知道这老妪又来讨债了。

他不敢怠慢，开门将蔡婆婆迎进屋内。

蔡婆婆刚一坐定，就开口道：“秀才，我也知道你的艰难。但是，我们母子吃那死去的老头儿挣的几个钱，也是日见其少呀！”

窦天章忙赔笑脸，说：“婆婆，能否再宽限几日，容我想想办法？”

婆婆道：“秀才，不是我说你，你在这里，举目无亲，谁能帮你忙呢？还不是我这老婆子，看着你爷俩可怜，才肯解囊助你！听说你要赶考。你这一走，我日后哪儿找你去？如果我那老头儿在，每日有些进项，我也就宽限了你，可惜他已成死鬼，我一个妇道人家，儿子又小，只有出的，没有进的。像这样几十两银子，我们娘俩少说也能对付几个月！你也可怜可怜我们孤儿寡母吧！”

窦天章见蔡婆婆如此一说，想想也是实情，但他确实拿不出钱来还债。他面呈难色，看着蔡婆婆。

婆婆看着窦天章作难的样子，又道：“秀才，看着你犯难，我也不忍，我替你想了个主意：你认为好，咱们就这么办；你认为不好，咱们另想办法，如何？”

天章道：“婆婆请讲！”

婆婆俯下身来，凑近天章，低声道：“秀才，你这人心眼太死，都是书读的。你家端云，虽说只有七岁，但聪明伶俐，如花似玉，街坊邻居见了没有不夸的。女孩儿总是人家的一口人，不如把她许配于人，一可使你无牵无挂地赶考，二可收些彩礼钱财，做还债、盘费之用，岂不两全其美！”婆婆看了看天章，不容他说话，接着又说：“我家那小子，今年八岁，虽说不如端云伶俐，但也不傻，我看他们倒是天生一对。不如咱们两家做个亲家，你现在就让端云过门，我养着她，等到他们都长大了，你那时也功成名就了，咱们再给她们圆房。我保证

不叫端云女儿受难，如何？”

窦天章看了看蔡婆婆，低头沉思。

蔡婆婆看天章没有反对，知道他目前也只有这一条路了。就说：“秀才，这事也是孩子的大事，我也不勉强你马上答应我，你再好好想想，咱们改日再说。”

蔡婆婆说完，瞅了一眼在对面屋子睡觉的端云，叹了口气，告辞了。而窦天章却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窦天章苦苦思索，左右为难。一方是父母的嘱咐和自己的前程，一方是年仅七岁的女儿，舍弃哪一方都是自己难以做到的。父母已经作古，自己也已取得了秀才身份。今年春榜启动，乃兵荒马乱平息后的第一次开科，考取的可能性很大。这一机会千载难逢；然而女儿年仅七岁，不谙人事。在自己面前怎么都可以，可是，一旦入了别人家的门，别人会不会虐待她。一个三岁就死了母亲、七岁再离开父亲的女孩子，该是多么不幸！最难的是，欠人家蔡婆婆的四十两银子，将何以还之……

正在思量之间，端云起床来到了他跟前，他看着可爱的女儿，不禁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端云看着他，说：“爹爹，您怎么哭啦！”他抱起女儿，回到屋里，给女儿做了早饭。看着女儿吃饭，他自己却一口也吃不下去。

转眼几天过去了，考期愈来愈近，再过两天就该上路了。窦天章经过几天的思索，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这天上午，他找到蔡婆婆家，告诉了她自己的决定。蔡婆婆答应免去他的四十两债银，再送些他赶考的盘费。双方商定明日送端云过门。

晚饭后，窦天章收拾了一下屋子，把自己的衣物和端云的衣服整理了一下。待一切就绪，窦天章抱过端云。他疼爱地抚摸着端云的头发，喉头哽咽，难以向一个七岁的孩子说出自己这残酷的决定。

良久，他端详着端云那双聪慧的大眼睛，十分艰难地说：“云儿，爹爹最近要出远门，你一个人在家，爹不放心，爹想送你到蔡婆婆家去住。等爹爹回来后，再接你回来，好吗？”

端云看着父亲：“爹爹，我不去，我要和你在一起，我哪儿也不去！”

天章听着端云这稚气未脱的话语，十分难过，他紧抱端云：“孩子，听话，爹爹这次去的地方很远很远，不能带你去。爹爹也是没有办法呀！爹爹要是有什么办法，也绝对不会离开你。明天，爹爹就送你到蔡婆婆家里去。你在蔡婆婆家，要好好跟她家的小哥哥玩，要听蔡婆婆的话，凡事要勤快，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千万不要惹蔡婆婆生气，不然，人家打你，爹爹离得好远好远也管不上。爹爹回来时，给你买好多好多的花衣服……”

端云听爹爹说非送她去不可，便很懂事地点了点头，说：“爹爹，您放心去吧，我一定听您的话，不惹蔡婆婆生气，我等着您回来，您可一定要早点回来呀！”

看着女儿顺从了自己的决定，窦天章不知是喜是悲。他给女儿铺好床铺，安排女儿睡好，便坐在女儿身边，看着女儿渐渐入睡，他抚摸着女儿那像苹果一样的小脸蛋，抚摸着女儿那漆一般黑的头发。这些，多像他那死去的妻子呀！想到这里，他不禁又热泪盈眶。他仿佛看见那贤慧的妻子正向自己走来。他泪眼朦胧，喃喃地说：“娘子，请你原谅我，我眼下只有这样了。女儿是你身上的肉，也是我的心头肉呀！只要有一线希望，谁能卖自己的亲骨肉呢！六七年来，父女相依为命，我多么舍不得离开她呀！娘子，你若在天有灵，我请你护佑我们的女儿，让她平安地等我金榜题名。如果我这次考中了，我一定让她以后过一个无忧无虑的好日子。”

整个晚上，窦天章似睡非睡，朦朦胧胧，每一想到女儿明天变成了人家的孩子，他心头就一阵疼痛。好不容易挨到天亮，他唤醒女儿，给女儿梳洗了一番，倾其所有，做了一顿女儿爱吃的早饭，看着女儿津津有味地吃着，他的心头又一阵紧似一阵。早饭过后，他收拾了一下破烂不堪的房子，扫好了院子，锁好大门，领着女儿来到了蔡婆婆家。

蔡婆婆很高兴地把他们父女俩让进屋。看着蔡家富裕的日子，他的心稍稍平静了些。他对蔡婆婆说：

“婆婆，我今天把孩子送你，不敢奢望让孩子将来做你家的媳妇，只想让孩子做你随时使唤的丫头。婆婆如果能把她当亲生女儿看待，那就是我的万幸了。我马上就要起程上路去赶考了。留下女儿在此，怎么说我这心里都不好受。我只希望婆婆能够看在我们多年邻居的份上，好好教养她！”

窦天章说着说着，便哽咽难语。蔡婆婆见状，知道骨肉难离，也满口答应说：

“秀才，不做亲是两家，做了亲是一家。亲顾、亲顾，非亲不顾。端云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的媳妇，我一定拿她当女儿看。你放心去吧！”说着，蔡婆婆拿出一张纸，说：“这是你借钱的字据，那四十两银子的债都写在上面，你拿着。我再送十两银子给你做盘费，你别嫌少，只希望你金榜题名！”

窦天章接过蔡婆婆递过来的文书和银两，心中暗自悲伤，真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哪！他也觉得，蔡婆婆一个寡妇，能如此做事，也是不易，他深深地给蔡婆婆作了一揖说：

“婆婆，我谢你了！此恩异日必当重报。只是端云孩儿还小，不懂事，她做

错了事，该打呀，您老看亲家面就骂几句；该骂呀，您就说她几句。这样，我就放心了。”说着，窦天章揽过端云，满怀深情地看着她，嘱咐道：“云儿，在这里不比在咱家；在婆婆跟前不比在爹爹跟前，你一定要好好听话，千万别惹婆婆生气。爹爹也是没有办法，你原谅爹爹吧！你答应了，爹爹才能放心！”

端云依偎在窦天章的怀里，懂事地点了点头。窦天章转身起来，再谢过蔡婆婆，大步走出门去。

二、婆婆被逼狼入室

窦天章上京赶考不久，楚州便发生了战乱。反叛的军队与皇家军队在这里你追我杀。平静的楚州已无一片平静之地。老百姓畏兵如虎，在战乱初起之时，便大部举家外逃。来不及逃走的无一不家破人亡。哪儿没有兵祸，哪儿便是逃亡者的乐土。蔡婆婆饱经世事，在兵祸初起之时就变卖家私，打点细软，领着儿子和端云逃出了楚州城，落脚在偏僻的山阳县城。

山阳县城地处楚东大山之中，不通大都盛邑，也不是兵家必争的地方，倒也安全清静。蔡婆婆凭着携带的家资在此地买了一座房子，定居下来。婆婆能说会道，与此地的乡邻也算和睦，居家过日子也有些主意，儿子和端云都乖巧听话，故而日子过得虽说不上十分富裕但也不算艰难。转眼间儿子和端云都长大成人，在端云十七岁那年，蔡婆婆给她和儿子圆了房，并给端云起了个大名，唤作窦娥。了却了这一件大事之后，蔡婆婆便也心满意足。再说端云既漂亮又能干，为人处事都极有主见，邻里乡亲无不夸赞蔡婆婆有个好儿媳。可惜好景不长，端云结婚不到两年，蔡婆婆的儿子便得弱病死去。婆媳两个，一个丧子，一个失夫，两人哭得死去活来。在乡亲邻里的帮助下，婆媳俩掩埋了家里唯一的男人。窦娥深通为妇之道，披麻戴孝送走丈夫之后，整日白衣丧服，给丈夫守孝。蔡婆婆此时已无儿子可依，便视窦娥为惟一可依之人。婆媳终日厮守，相依为命，过着冷清的日子。

转眼三年已过。丈夫的三周年祭日，窦娥大哭一场，除了孝服。婆婆也日渐年老，加上丧子之痛，身体也不如以前了。窦娥年轻力壮，忙里忙外，操持家务，侍候婆婆。虽说日子十分清冷，然而倒也十分安宁。

再说山阳县城南门外，有一家生药局，药局主人姓卢，虽说医术不甚高明，但这是这座县城唯一的一家行医卖药之所。他所卖之药，也确实使好多人免去了疾病之苦，人们也就觉得卢医生医术不错，便呼其曰“赛卢医”。

这赛卢医虽说从事着悬壶济世的职业，干着治病救人的差事，可是近几年却沾染了一些商人的奸猾。山阳民风纯朴，老百姓见不得奸猾的人，渐渐地很少有人光顾他的药局，故而生意越来越不景气，药局亦时常周转不灵。去年，他借了蔡婆婆十两银子，今年本利该还二十两，眼看期限已到。按说，他变卖一些家产、药材，还二十两银子不成问题。但是，他看着这几乎没有进项的清淡生意，便想再赖几日。

这天，吃过早饭，蔡婆婆告诉窦娥，说自己要去城南门外卢家药局讨债，中午便回。说完，便拐着两只小脚，一颠一颠地向南门外走去。

山阳县城是个小城，城垣断壁残墙，道路久不修整，坑坑洼洼，很是难走。蔡婆婆好不容易走完了南街，出得城门，便看见了赛卢医药局那面肮脏破烂的白布旗标。

“赛卢医在家吗？”

“啊！是蔡婆婆，快请屋里坐！”

赛卢医听见有人问话，听声音知道是蔡婆婆，便十分恭敬地迎了出来。

入门坐定。蔡婆婆也不寒暄，开口便道：“卢医生，我与媳妇两个寡妇过日子，只有出项，没有进项，近日米面油盐，也已吃光，手头实在拿不出银子再买。你借我的那几个钱也已到期。你药局生意兴隆，每日所进不少，想来我那几个钱，你不用发愁吧！”

话虽直率，口气却很婉转。赛卢医马上陪副笑脸，讷讷地道：“婆婆，不是我不还你银子，我这几年生意实在不景气得。你看，这么多的药材无人问津；城里城外的人有了病，宁愿拖着，也不来我这儿就诊。有个把儿来看病的，也是听完诊断就走，很少有人买药。大家都穷呀！你老能否再宽我几日，到时候，我一定送上府去，如何？”

蔡婆婆看着这满屋的药材，看着赛卢医那并无饥相的脸，看着这清冷的门面，心里盘算：这赛卢医手头不便，大概也是事实；但他如果把还我的银钱当回事，稍微想点办法，也不是还不起。我今天一定要他还我。

主意已定，蔡婆婆道：“卢医生，你的难处我看得出来，可是，大家都有难处。你不至于下顿就揭不开锅吧！我和媳妇马上就有断炊之难。你就想想办法，权当接济我们娘俩一点。再说，‘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这是天下大理，卢医生不会不明白。我帮了你的忙，解了你的难，你也就解我一次难吧！”

赛卢医见蔡婆婆非要还钱不可，心里已有些不高兴。他还是强装笑脸，一再诉说自己的难处，就是不想还钱。

蔡婆婆见状，也打定不还就不走的主意，对赛卢医说：“卢医生，我不是逼

你还债，我们婆媳寡妇就凭这几个钱过活，你要是今日还不了我钱，我回家也是没有饭吃，那我就坐在你这儿不走啦！”

赛卢医见蔡婆婆软中有硬，知道今天这钱不还是不行的，很是生气。再看蔡婆婆，头发花白，人也瘦弱；又一想她家在这县城里乃单门独户，家人仅一弱妇，没有多大势力。她今日如此逼我，“无毒不丈夫”，我不如结果了她，再逃他乡。看她能把我怎么样！

想到这里，赛卢医便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对蔡婆婆说道：“婆婆，我家里确实没有银子，城南庄上村一病户欠我药银二十两，烦劳婆婆随我一同去讨。讨到手了，我还你，如何？”

蔡婆婆一想，事已至此，与其空手而回，不如随他庄上村走一趟，或许还能讨回。了却了这桩事，好回家平安过日子。也就答应了她。赛卢医推说回家去拿借据，悄悄地找了一条绳子，揣在腰间。他没有家小，无须嘱托，就锁了大门，与蔡婆婆一同向城南走去。

这山阳县城，本处大山之中，县城之中，还算平坦，出了城门，便是大山连小山。四乡百姓，平时本来就很少进城。城中平时还有些来往行人。一到城外，便路旷人稀。赛卢医正是想借此机会，把蔡婆婆骗到一个人迹稀少之处下毒手。

两人在一高一低的山路上艰难行进。蔡婆婆一双小脚更是一走三晃，又走了约摸二三里路，时间正是正午时分，天气也热了起来，蔡婆婆已有些走不动了，便对走在前面的赛卢医说：“卢医生，咱们不如歇歇脚再走。”赛卢医看看周围，虽说前后无人，但此处离县城还是太近，倘若正行事时，有人从县城方向过来，岂不坏了大事。不如先歇会儿，等一会把这老太婆引到一个山凹之处，再下毒手。想到此，赛卢医便道：“婆婆若是累了，我们不妨歇歇再走！”

歇了约半个时辰，赛卢医催促蔡婆婆继续赶路。蔡婆婆久不走长路，此时两脚酸疼，两腿沉重，实在不想再往前走了。她便央求赛卢医道：“卢医生，不如你一人前去讨要，我坐在此处等你。我人老腿脚不便，已走不得多少路了。”赛卢医一听，心想，你想溜，没那么便宜，我必须把你哄骗到一个能行杀手之处，那时，你再想走，就由不得你了。便道：“婆婆，你我同去讨债，就是要让庄上村的债户知道我欠你银，你等急用，好让他痛痛快快地还我。你若不去，他推说无银可还，要我宽待几日，我又如何还你以解急用？再说，此时正是正午时分，行人稀少，倘有强人或野兽伤害了你，我如何向你媳妇交待！婆婆，你受点累，我们一起走吧！等要到了银子，我送你回家，你再好好歇息也不迟。”

蔡婆婆无奈，只得跟了赛卢医一步一步向前走去。约摸又走了二三里路，来

到一三岔路口，赛卢医指了指右边的荒凉小路说：“婆婆，这是走庄上村的一条近路，再走不远，就会到的，走这条路吧！”蔡婆婆来到山阳县城，很少走出城外，更不识去庄上村的路径，赛卢医说此路近便，她也就信以为真，跟着赛卢医一步挨一步地走了过去。

转过一个小山包，小路更加荒凉。路边杂草茂密，深过人膝。再往前看，一座座小山逶迤相连，山上怪石嶙峋，凹凸无序。山脚下茂密的树丛中，不时有野兔窜出，山上高大的树木上，不时有大鸟飞过。脚下的小路在草丛中时隐时现，形势煞是险恶。蔡婆婆心里怕了起来，她战战兢兢地站在小路上的一处较平的地方，说：“卢医生，我有点儿害怕，咱们改日再去吧！”

赛卢医这时正思谋着如何下手。他毕竟是第一次干这杀人害命的事，虽说想着怎么去干，但一想到要亲手勒死一个大活人，他的手还是有些发抖，心里也很发毛。听蔡婆婆这一说，他想，我好不容易把你哄骗到这儿，你倒想回去。你回去了，我那二十两银子还得还你；我不还你，你再三番五次地催，岂不使我更加难堪。想到这儿，他那发毛的心和发抖的手稍稍有些镇静。“蔡婆婆呀蔡婆婆，不是我卢某心狠手辣，实在是你逼债太急。虽说二十两银子害人一命，是大损阴德的事，但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种地步，也由不得我了。”

想到此，赛卢医壮起胆子，走到蔡婆婆身边，左手挽着蔡婆婆的胳膊，右手摸向腰间的绳子，说：“婆婆，你看，那边有人叫你呢！”蔡婆婆还以为赛卢医来搀扶她走路，便靠近了他。猛地听赛卢医一说，心想，这里有谁认识我，便转头张望时，见空无一人，便问道：“人在哪里？”赛卢医这时已从腰间抽出绳子，一下子套在蔡婆婆的脖颈上。蔡婆婆一看赛卢医把绳子套在自己脖子上，刹时恍然大悟，她本能地双手抓住套在脖子上的绳子，使劲往开拉，边拉边哭喊：“救命啊！救命啊！”赛卢医一看大事不好。这老婆子双手拉住绳子，他怎么使劲也勒不到蔡婆婆的脖子上。蔡婆婆的大声喊叫，使他更加心慌意乱，两手越发使不上劲。山路崎岖，脚下杂草又高，两人厮打着倒在一起。蔡婆婆走了半天山路，已是十分疲乏，加之一阵厮打，早已没有力气，被赛卢医压在身下，赛卢医换过手来，再次把绳子套在蔡婆婆的脖颈上。蔡婆婆已无力反抗，心想我这一生完了，只剩下可怜的媳妇儿支撑门户了，便长叹一声，闭目等死。赛卢医见蔡婆婆已不再反抗，知道她已精疲力尽，便套好绳子，正欲用力，突然看见从前面路上冲上两个人来。这两人边跑边喊：“青天白日，竟敢杀人害命！”赛卢医一看来了两人，早已吓出一身冷汗，便放开绳子，慌不择路地向路旁的草丛中逃去。

两人中一个年纪轻点的跑到蔡婆婆身边，取掉蔡婆婆脖子上的绳子，仔细

地看了她一会儿，便喊道：“爹，是个老婆婆，险些被勒死了！”

蔡婆婆自忖必死无疑，正闭目等死。忽然听见有人大声喊叫，赛卢医勒在她脖颈上的绳子也松了下来。她睁眼一看，见一年轻人正站在她身边，喊他爹。她艰难地翻身坐起，那位年轻人的爹也走到近前，蔡婆婆忙道：“要不是二位恩公相救，我早就魂游地府了！老身十分感谢两位救命之恩！”正说着，突然一阵晕眩，蔡婆婆险些摔倒，那位老头儿一把扶住蔡婆婆，道：“婆婆不要多礼，且坐下歇一会儿再说。”蔡婆婆顺势坐在地上，想着自己如此命苦，不禁嚎啕大哭。

这父子二人见蔡婆婆大放悲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倒是老头儿有些主意，他靠近蔡婆婆坐了下来，安慰蔡婆婆不要伤悲，有话慢慢说来。蔡婆婆心中悲切，越哭越伤心，只是不理老头儿的劝慰。

蔡婆婆终于停止了哭泣。她擦干眼泪，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这父子俩。

再说这父子俩，乃是山阳县城南二十里外山中张家庄人氏，其父人称张老头，其子名唤张驴儿。张老头早年家中也有薄田几亩，辛苦耕种，勉强度日。除了种田之外，这张老头再无一技之长，日子也过得十分艰难。张老头年轻之时喜欢和一帮偷鸡摸狗之徒鬼混，沾染了一些无赖之气，成亲之后，媳妇乃一良家女子，张老头只怕妻子见他行为不端而离异，故而收敛许多。后来，妻子生下一子，张老头十分喜爱，唤作驴儿。驴儿长至八九岁时，妻子不幸亡故，张老头便与驴儿过活。这驴儿从小娇生惯养，好吃懒做，年纪稍长，便和方圆村庄的流氓无赖之徒打得火热，正业一点也不喜欢，倒是偷鸡摸狗、诈人钱财、调戏妇女之事桩桩在行。张老头年纪日老，眼看着做不动庄稼活了。这驴儿也二十多岁年纪，但因行为不正，名誉极坏，哪个人家敢把女儿嫁他，所以至今仍打着光棍。眼看着老爹日益见老，这驴儿倒也省事，卖掉了家里的几亩薄田，和张老头就凭那几两银子过了几天有钱人的日子。那几个银子，怎经得起驴儿肆意挥霍，不几日便坐吃山空。父子俩银粮俱无，便一把铁锁锁了门户，流浪江湖。所到之处，驴儿骗人衣物，诈人钱财，方圆村人视其为地方一害，避之惟恐不及，谁还会招惹他。眼看着本乡本土不能立足，驴儿便携其老父，意欲流浪县城，再作计较。没想到在进城的路，遇上了这桩杀人案，救了蔡婆婆一命。

蔡婆婆说罢，对张氏父子千恩万谢，忙不迭地对张老头说：“要不是遇着你老和这位小哥哥，我的一条老命早就没啦！我不知怎么感谢你们才好！”

蔡婆婆的一席话，这驴儿根本就没在意听，他想的是如何让蔡婆婆多拿些钱财，感谢他们。当他听到蔡婆婆说“家里只有我和一个守寡的媳妇”这句话

时，倒是听得十分认真。驴儿二十多岁，未曾婚娶，平日里调戏人家良家妇女，不是吃打，就是挨揍，做梦都想有个女人。今日一见蔡婆婆说家里还有一个寡妇媳妇，不由得喜上眉梢。他把张老头拉到一边，悄悄地说：“爹，你没听见她说么？她是老寡妇，家里还有个守寡的媳妇哩！我们爷俩救了她的性命，她少不得要感谢我们，我们啥也不要她的，银子不要，粮物不要，我们爷俩就要她们娘俩，如何？”

张老头一时还没明白儿子的鬼主意，说：“我们救了她这老太婆一命，怎么能什么都不要？要人干什么？人也不能当饭吃！再说，我们爷俩地无一垅，瓦无一片，吃了上顿找下顿，再要了这个老太婆，我们拿什么养活她？”

驴儿见父亲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就进一步说：“我说爹，你咋就这么死脑筋！这婆婆说，她家就她和一个寡居的媳妇。看这老婆婆的年纪，也不过五十多岁，她家的媳妇，想来也是二十多岁的青春年纪。您快六十岁了，娶这老婆婆做个接脚，岂不正合茬口！我二十多岁，娶她那守寡的媳妇做个媳妇。我们老的娶老的，小的娶小的，正好两全其美！你再看看这老婆婆的穿戴和脸上的气色，肯定不是个吃了今天找明天的主，至少比咱爷俩的日子强！我们无家可归，不如就住在她家。我们救了她的命，她能不给我们饭吃？你我再娶了她娘俩，我们跟她们就是一家人了。他们一老一少，两个妇道人家，能弄过咱爷俩，还怕她们家的财产到不了我们爷俩手里！爹，这是个绝对的好主意，你赶紧给她去！”

驴儿的一席话，直说得天花乱坠。经儿子这么一说，老头茅塞顿开，心里也有一种欲望上升。他高兴地看看儿子，觉得还是年轻人脑瓜子灵活。他一摸脑门子，说：“我咋就没想到这一茬？如此甚好！如果这老太婆不答应咋办？这可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事情！”

驴儿见父亲还有顾虑，眼珠转了两转，贴近老头的耳朵说：“爹，你先说去！她敢不答应！她要是真不答应，您看，那条险些儿要了她老命的绳子还在，我们再把这绳子套回到她的脖颈上去，你我一人一头，还怕她不答应！”

张老头看看儿子，觉得驴儿这几年在外边混得心狠手辣，比自己当年狠多了！但又一想，如果这老姬真不答应，勒死了她，岂不是又犯下了人命大案。本来就奔波流浪的日子，再添上个人命案，那还不整天若丧家之犬吗？就对驴儿说：“驴儿，这老姬如果硬不答应，我们一气之下勒死了她。那时，好吃好喝自然是没了，还整天背着个人命案。那日子怕也不好过呀！”

驴儿见父亲瞻前顾后，觉得这老头儿这几年怎么变得如此婆婆妈妈。“我再开导开导他！”他又对老头说：“爹，您不是常说，有钱的人特别惜命吗？这老太婆肯定是有钱之人；不见真格的，她也许会充一会儿硬汉；如果来真格的，她

不会不依我们！蝼蚁尚且惜命，何况家境不错的老太婆！爹，保证没问题，您说去！”

蔡婆婆这时已歇息了好大一会儿，感觉好多了，那父子俩嘀咕什么，她一点儿也听不见，她正想着如何答谢这父子俩的救命之恩。只见那老头慢慢地走到自己跟前，坐在她身旁的草地上。说：“婆婆，你说不知怎么感谢我们，‘感谢’二字，实不敢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们不想让你谢我什么，不过，有一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张老头先向蔡婆婆自报了家门，通报了自个和儿子的姓名；再把儿子的主意原原本本地说给了蔡婆婆。

蔡婆婆一听，心想这主意也太馊了。这爷俩怎么能起这乘人之危打劫的心思。她老脸一红，转而为怒，指着老汉道：“老头儿，你这是什么言语！我乃良家妇女，守寡多年，以前多少人撮合让我招夫，我都未动心思！还有我那媳妇，乃读书人家出身，最懂得‘烈女不嫁二夫’的道理。她虽说年方二十，自打我那儿子死后，她出入极有规矩，恪守妇道，多少轻薄浪子被她骂得狗血喷头！多少登门作媒的媒婆被她羞得恨不得从我们家爬着出去！你们这是白日做梦！你们爷俩救我一命，我自自有厚重的酬礼谢答！待我回家，管你们爷俩一顿好吃喝，再多备些钱钞银两相谢！你们所说，是万万做不得的！”

驴儿一听蔡婆婆说出这样一番话来，还没等他父亲说话，就一大步从旁边跳了过来，站在蔡婆婆面前，手指着蔡婆婆道：“老妪，我爹说的都是好话，你竟敢说不肯！还说要给我们很多钱银，谁知你是个富婆还是个穷光蛋？想拿‘多给银钱’这样的话来搪塞哄骗我们！告诉你，我们爷俩也不是傻瓜！要不是我们救你，你早就魂没了！我们救了你一命，你竟用这样的话来封我们的口，看来你也不是个有良心之人！还不如当时不救你的好！”

蔡婆婆一见张驴儿张牙舞爪地说出这一席话来，再看张驴儿满脸杀气，已有几分害怕，怯怯地说：“小哥哥息怒。我说要谢你们的话，绝非要搪塞哄骗你爷儿俩。我家的确还算富裕，谢你们救命之恩的钱无论如何是能拿出来的。这不，我今天不是因为讨债才招此大祸的吗！要我和媳招赘你们爷俩之事，实在难以接受。我这一大把年纪，招夫进门，街坊邻居肯定会当成笑谈，我日后怎么再在人前走动？我那媳妇，不瞒你说，确实德貌兼有，但她深得《女经》之教，最讲从一而终。况且她心高气傲，不一定能看得上你！小哥哥，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驴儿一听这话，气得火冒三丈，他跳将过去，一把抢过赛卢医用过的绳子，再跳到蔡婆婆面前，气急败坏地说：“你敢不答应，看！那赛卢医的绳子还在这

里！你既然如此无情，我们也就顾不得许多了！我们仍旧勒死你罢！”说着，就把绳子只管往蔡婆婆脖颈上套。蔡婆婆一见驴儿又要效赛卢医之法，心想，我刚才逃得一命，现在又要送命。刚才险些送命，为的是钱；现在又要送命，为的是脸！罢罢罢！命都没了，还要钱要脸干什么？便双手乱摆，道：“小哥哥，你不用发火，让我再好好想一想！”

驴儿一看蔡婆婆软了下来，知道老太婆惜命，便穷追不舍地道：“还有什么好想的！你随我老子，你那媳妇随我！我们老对老，小对小，两家合一家。你有丈夫，我有后娘；你媳妇有丈夫，你有儿子，这有什么不好！要不，还是死路一条！”

蔡婆婆见张驴儿穷追不舍，知道今天这事一时难以了断，便仰天长叹一声：“我蔡姬作何孽事，今天遭此大难！前门刚赶走一只吃人的恶虎，后门又来了两条要命的饿狼！老天啊！我不依他们，他们就要我的命；我若依了他们，回家怎向媳妇交待！罢！罢！罢！权且把他们领回家中，再作计较。”便向驴儿说：“小哥哥，既是我答应了你，我那媳妇不答应你，也是白搭！你看天也不早了，你们爷俩不如随我回家。到家之后，咱们再慢慢商量，如何？”

驴儿一见蔡婆婆这么说，知道这事还有希望，脸色也温和了许多，遂拉着父亲，随蔡婆婆向县城走去。

三、明大义节女护贞

丈夫死后，窦娥一直十分悲伤，觉得自己的命实在太苦了。三岁丧母，七岁离父，好不容易有了个依靠，却想不到结婚才一年，丈夫又撒手而去。看着人家夫妻出双入对，她简直痛不欲生。她几次想随夫君而去，一了百了。但一想到一去十年杳无音信的父亲，想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婆婆，她心里就不禁为之一悸。如果自己不在人世，这一个孤老婆子将何以度完残生！思前想后，她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念。为了那不知是否还在人世的父亲，为了眼前这白发飘动的婆婆，也就只有这样打发来日、苦度岁月了。为此，她起早摸黑，尽量多干活，尽量不让自己闲着，用繁忙的劳动来打发这空虚无聊的岁月。要说还有什么希望的话，那就是盼着父亲还活在人世，并且能够出人头地，在有生之年能让她见上一面。

这天婆婆走后，她收拾完屋子，打扫好院子，又拿起了针线活。她一刻也不让自己闲着。可是，那些伤心的事却不知为什么，总是不断地浮上心头。

一想到自己悲惨的身世，她又不由得流下了那不知流了多少的辛酸泪，叹息不知想了多少遍的悲苦命运。

“丧母离父，满腹忧愁，自打懂事后一直压在心头！年龄愈长，忧愁愈深。老天哪！你是否知道我这满腹心事，悲惨身世！如要你能感知我这不幸，你大概也要消瘦了！”

“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呀！那每一个黄昏和白昼，我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日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什么时候才是个完！那一幕幕惨痛的记忆，刚从昨夜的梦里消失，又在今日涌上心头！看着那春天的青枝绿叶，烂漫繁花；看着人家和和美美地在花前追逐嬉闹，我不禁泪如泉涌，心似刀搅！看着那秋天的圆月，那银色的月光洒在人家张灯结彩的楼上，月上柳梢头时那成双成对赏月的幸运男女，我肺腑欲裂，肝肠寸断！那种失魂落魄，那种凄凉悲苦，越是这样的时候，越煎熬着我这颗破碎的心；无论怎样排遣，都难以消释！人家那种眉开眼笑，那种心情舒畅，我何曾有过；这紧锁的眉头何时才能展开！这沉闷的情怀何时才能结束！这种悲凉的心绪似江水般悠悠长流！”

想着，想着，窦娥不禁双泪长流，她对着这无言的苍天，不禁长叹一声：“天啦！我这种忧愁，何时才是个完！莫不是老天真的赋予我这么多灾多难的命运，要不谁会像我这样接二连三地遭灾遭难！人的心也不会像洪水一样一成不变，而为什么我的心中老是一溪苦水流淌？”

窦娥越叹越觉得日子似黄连般苦涩，越叹越觉得命运对自己太残酷，她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偏偏我的命运如此不幸？

“莫不是前世作孽太多，给神灵烧香祭祀太少，才使得今世祸波频生，灾难重重！现在的人呀，可别像我前世一样！要多积德行善，以修来世之福！我也要好好地修来世：好好侍养婆婆，心安理得地为丈夫守节，事事时时听从婆婆吩咐！也许只有这样，来世才会不像今世这样悲苦！”

窦娥就这样一会儿哭，一会儿叹；一会儿自言自语，一会儿自怨自艾。不知不觉一个上午过去了。等到她从悲苦中清醒过来，抬头一看太阳，中午已经过了。她多次在门首往南张望，看看婆婆回来没有。可是每次，都不见婆婆的影子！她把院子扫了又扫，饭热了又热，两眼老是看着家门，总希望婆婆这时笑嘻嘻地走进门来。可是她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再看看太阳，已经斜了好多，出门张望，还是不见婆婆的影子。她不断地安慰自己，又不断地被一阵担忧搅得神不守舍：“婆婆就去城南讨个钱么，怎么这么晚了还不见回来？”她多次自己问自己，她真担心婆婆有个什么意外！如果那样，她的命也就真苦到家了。

就在窦娥心事重重、坐卧不宁的焦急时刻，蔡婆婆领着张老头、张驴儿回

到了家。后面跟着这一老一少，蔡婆婆每迈一步都感到腿脚十分沉重。张氏父子虽然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可是他们提出的条件实在苛刻而且无理，这明明是乘人之危的蛮横要挟，但她一个孤老婆子怎敌这一老一少两个男人？退一万步说，自己老皮老脸，豁出去被人笑骂，招这个老头子作个接脚丈夫，可窦娥愿意招张驴儿作后夫吗？她和窦娥一起生活了十三年，这孩子的脾气秉性她是十分清楚的。先别说说服她愿意招夫，就是在她面前提一下这事，这个平时温柔顺和的媳妇也会和她翻脸。记得前几日她儿子三周年祭日刚过，街坊就有人透出口风，想为窦娥再嫁作媒。窦娥一听到风声，先是大哭，再是怒斥，作媒的人压根儿就没再敢提起这事！再看这张驴儿，那一副长相让她这老婆子看着也恶心，何况年轻漂亮的窦娥！再说，这驴儿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肯定是一个好吃懒做的无赖！从今天这事就可以看出这小子一肚子坏水！性格刚烈倔强而又温柔贤惠，家里家外都拿得起、放得下的窦娥能跟这样的人一块生活吗？

“唉！我这是作了什么孽呀！”

她一路走，一路想，不知道这话回家如何跟窦娥说，这事如何了结？

前面就是她家的大门。她回头对张氏父子说：“这就是我们家。你们爷俩先在门外站会儿，让我先回去说说！”

这驴儿已急不可耐，正准备跨进门去，听蔡婆婆一说，极不情愿地收住了脚步，回头望了蔡婆婆一眼，一脸无赖相地说：“这也好，老太太，你先进去，赶快告知你那媳妇，就说女婿在门外等她哩！”

蔡婆婆厌恶而又恐惧地看了张驴儿一眼，无可奈何地进了家门。

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大门的窦娥突然看见婆婆走了进来，大喜过望，赶紧跑到院里来迎接婆婆。她拉着婆婆的手，看着婆婆风尘仆仆的样子，迫不及待地问道：“啊！婆婆回来了！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您吃饭了吗？”

蔡婆婆一见窦娥，恐惧、委屈、无奈等等情绪一下子涌上心头。她想放声痛哭，又怕门外的张氏父子听见，只好强压住心头的悲伤，可是眼泪却如泉似地涌了出来！她看着窦娥那焦急和大惑不解的神情，边哭边喃喃地说：“孩子，你叫婆婆我怎么说呀！”

窦娥边给婆婆抖衣掸土，边焦急问婆婆是否吃了饭。可是婆婆却未语泪先流，也不说是否吃了饭，也不说是否讨到了钱，只说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她不禁十分纳闷：婆婆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一进门就泪如泉涌？莫不是在讨债时跟赛卢医厮打吵闹？她连忙扶婆婆坐下，把一碗热水递到婆婆面前，说：“婆婆，您到底是怎么了？您喝口水，慢慢说吧！”

蔡婆婆喝了口水，歇了一会儿，心里平静了一些，她看着窦娥那急切的眼

神，分明是要知道事情的原委经过。可是这事儿，教她怎么说呢？一个将近六十多岁的老太婆给守寡的儿媳妇说她要招一个老头儿作丈夫，这岂不让媳妇笑掉大牙！可是她不说，门外的那父子俩一会儿进来还会说。特别是那满肚子坏水的驴儿，他要是说我愿意招老头，把媳妇许给了他，到那时，我再说明，窦娥会相信吗？她也许还真以为我老不正经要梅开二度，还连累得她也不能独守贞烈……为今之计，只有先劝窦娥答应下来，以后再作计较。如果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窦娥，让那爷儿俩听见，自己的性命就难保了。打定主意，她便对窦娥说道：

“孩子，今天这事太使人羞臊了，教我怎么给你说呢？”

窦娥一听婆婆说出这句话来，又看婆婆欲言又止的样子，再看看婆婆说话时那羞臊的神态，更是如堕五里云雾之中。她催促婆婆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倒是说话呀！您光哭有什么用呢？”

蔡婆婆止住了哭，把事情的经过说给窦娥听。她怕窦娥听了也要给她招张驴儿为夫的事后大发脾气，先没有讲这件事，只说了张老头要作她的接脚丈夫的事。

窦娥一听这事，大吃一惊，心想婆婆这是怎么了，这把年纪竟要招夫，真是老糊涂了。她劝婆婆道：“婆婆，这事怕做不得呀！你看看街坊邻居，那些招夫的未亡人都是因为孤儿寡母日子没办法过才不得不走这一步的呀！我们家又不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又不是欠人家的钱债被逼得走投无路！再说，你六十开外的人了，这么大年纪，怎么想起再招个丈夫呢？”

蔡婆婆明白自己没有把话说清楚，也知道窦娥误解了自己，一想，反正这事得让她知道，索性实话实说吧！便接着说：“孩子，我想的岂不跟你一样！但是我的老命是他爷俩救的，要不是他们，哪里还会有我的现在！当他们刚救下我的时候，我也曾给他们说：‘你们二位是我的恩人，我一定要重重地酬谢你们。等一会儿到我家，我要多给你们钱物。’也是我一时糊涂，说漏了嘴，说咱们婆媳两人都是寡妇。他们一听，便说我们婆媳俩没有丈夫，他们父子俩又没老婆，这正好是天缘天对。你想，我这么大年纪，你又是如此的节烈心意，我能答应他们吗？刚一听到他们这种要求，我也十分生气羞耻，坚决不答应，他们便拿起赛卢医的绳子又要勒死我。我一看他们那凶狠的样子，心里特别害怕，为了不使他们再起歹心，我只有勉强答应。这一答应，不仅把我自己许给了那老的，连你也许给了那小的。孩子呀！不是当婆婆的不懂贞节不要脸，也不是当婆婆的不疼爱你这个孝顺媳妇，我这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蔡婆婆长叹一口气，讲完了事情的经过。窦娥早就满腔怒火：婆婆不仅自

己不顾廉耻，老来招夫，而且还将自己也许了人。她没想到与自己相依为命、自己又如此孝敬的婆婆竟然如此不守贞节，而且还要连累自己，不禁羞愤交加。她大声喊道：“不，不！这事万万不能做呀！婆婆，你怎么这么糊涂，这么不顾脸面！您这么大年纪，难道还要像新媳妇那样跟人拜天地、入洞房吗？您要招这老头儿过门，我真担心您到时候怎么去做新娘子？怎么去跟他拜花堂？您那霜雪般的白发怎好去披那云霞般的锦帕？难道俗语说的‘女大不中留，留下结冤仇’也适合您这把年纪的人吗？俗语还说，‘人到中年万事休’，你如今都六十开外年纪了，就怎么不想想这句俗话呢？你也常说，我那没见过面的公公对你可好，你们恩恩爱爱，共创家业，他临死给你留下了这么一大笔财产。这些至爱深情，你能忍心一笔勾销吗？你再跟这老头儿结成夫妻，你就不怕别人说你不能从一而终，不怕街坊邻居笑掉大牙！”

蔡婆婆被窦娥一顿责备，羞得满脸通红。她又一想，窦娥这孩子也真不体谅我的难处！这事是我引起的，这爷儿俩是我领回来的，这事也已经挑明了。如若不答应他们，他们再要寻机给我下毒手，我可就没命了。想到这儿，她也顾不得窦娥的责备，说：“孩子，你也应该替我想想，我的性命是他们爷儿俩救下的，这救命之恩重如山哪！事到如今，顾惜咱们的性命要紧呀！”

窦娥一看婆婆不听自己规劝，老是说没办法报人家的救命之恩，觉得婆婆是有意想招这门亲事，只拿这“报救命之恩”作个借口，不禁十分恼怒地说：“他们虽然对你有救命之恩，但是你已经不是个年轻少女了，你怎么能巧画蛾眉，为了报恩而把自己嫁给他呢？要说对你有恩，我那未见面的公公对你才是恩重如山！他给你留下了那么多的银钱，给你置下那么多的田地，使你早来粥饭晚来羹，寒来棉裘暑来纱，希望你们孤儿寡母一生平安，过个不求人、不缺吃少穿的好日子！谁想到你这时却忘了他的大恩大德！可怜我那公公，他的这些良苦用心都付之东流了！”

蔡婆婆这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保全自己性命。她见窦娥还不理解她的心思，便摆出一副生米已成熟饭的架势，说道：“孩子，你别恼怒，那父子两人现在正在咱家门外等候进门。他们心里正高兴着呢，你教我怎么去回绝他们呢？惹怒了他们，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窦娥一时气恼，哪能理解婆婆的心思。她见婆婆如此说话，以为她主意已决，知道再规劝也无济于事，他可怜婆婆偌大年纪还要做一回新娘，可恨婆婆不替这个家和自己想想。她不无忧虑地说道：“婆婆呀！你说他们正在高兴，我却替你担心发愁：我愁的是你在一时高兴过后怎么咽下那合欢酒？愁的是你老眼昏花怎么扭上这同心扣？愁的是你头脑糊涂怎么睡稳那芙蓉褥！当你跟他拜

完天地祖先的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你这个姻缘呀，怎么说也不是一个好姻缘呀……”

蔡婆婆听了窦娥这一席冷嘲热讽的话，也不免十分生气。她打断窦娥的话，说：“孩子，你再不要说我了，他们爷儿俩都已等在门外，事已至此，不如你也招了那个小的做丈夫吧！”

“你要招你自己招去，我是决然不招丈夫的！”窦娥见婆婆还要拉上自己，生气地回绝了。

“你说你不招丈夫，哪个是想要招丈夫的？你当我愿意招丈夫吗？那爷儿俩死皮赖脸地自家捱过门来，我有什么办法？”蔡婆婆见窦娥执意不从，还说她诚心想招丈夫，十分生气。

门外的张氏父子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他们不用招呼，竟自走进蔡家大门。驴儿涎着那一副街痞无赖的嘴脸，他边往里走边厚颜无耻地说：“爹，你看她们婆媳两人争论不休，我们再不进去，怕今天这美事要泡汤了。不如我们爷俩自家招过门去吧！”

这家伙拉着张老头大摇大摆地走进门来，嘴里还絮絮叨叨地唱着下流歌谣：“帽儿光光，今日做个新郎；袖儿窄窄，今日作个娇客！好女婿呀好女婿，不枉了你们婆媳两个呀！”

驴儿说着，拉了老头站在院子中间，人模狗样地作了一揖。他一看见窦娥，知道这就是蔡婆婆说的守寡的儿媳。这窦娥虽然衣着平常，但那漂亮的脸庞，苗条的腰身，却是百里挑一的。驴儿看得两眼都直了。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欲火，径自走到窦娥跟前，作一揖道：“女婿驴儿拜见娘子！”说着，就要伸手去拉窦娥。

窦娥一看张驴儿那油腔滑调的样子和那副五官错位的嘴脸，只觉得一阵恶心。她本能地后退一步，躲过了驴儿伸过来的手，大声呵斥道：“你算什么东西，别碰我！”窦娥转过脸再看婆婆，婆婆正在跟老头儿说话。看着婆婆那一副卑贱的样子，窦娥气得浑身发抖。她没想到跟自己相依为命十几年、自己一向十分尊敬的婆婆怎么一见男人就这副嘴脸，婆婆在她心中的形象一下子轰然而倒，她大声斥责道：“你别看他们油嘴滑舌说得好听，这些臭男人哪个说话守信用！婆婆呀，我看你本来就没有自守贞节之心，今日见到这么个村夫野老、棺材瓢子，你就不能自持！你呀，枉活了这一把年纪！”

这驴儿脸皮也实在很厚，让窦娥骂了一顿，他倒不气不恼。见爹正和蔡婆婆说话，他也不管窦娥如何质问婆婆，便涎着脸对窦娥说：“你看我们爷儿俩这等身材，跟你们婆媳十分般配，做你们婆媳的丈夫再合适不过了。你看那两个老的已经谈上了，你不要错过了佳期良辰，还是和我早些拜堂吧！”

窦娥厌恶地看了驴儿一眼，根本不去理他，继续说道：“婆婆呀，你看这爷儿俩那德性，哪配做咱们家的男人！招他们为夫，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燕侣莺俦，实在是坑杀人的陷阱！婆婆呀，你真真地按捺不住想要个丈夫吗！你难道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二字！”

“我那走州过县的公公，精打细算做生意，积攒了这么多的钱财田土，才使我们居家过日子样样不缺！你这样做对得起我那死去的公公吗？公公辛辛苦苦置就的这些家产，我们怎能拱手让于他人，叫张驴儿这样的人挥霍享受？”

迫不及待的驴儿这时根本听不进去窦娥说些什么，如焚的欲火使他想马上和窦娥拜堂，成就好事。他厚着脸皮扯住窦娥，要跟她拜堂！

窦娥看着驴儿的斜眼里射出的邪光，浑身都起鸡皮疙瘩。她猛一用力，把驴儿推倒在地。羞愤已极地接着说：“前人种田，后人收获！这难道就是我们这些死了丈夫的女人的下场吗？天哪……”

说着，窦娥跑进自己的屋子里，掩上门，大哭不止。

院子里只剩下蔡婆婆与张氏父子了。张老头被窦娥一阵哭骂，一时没了主意，看着蔡婆婆，说不出一句话来。

蔡婆婆被窦娥这么一闹，也正好找到了推诿的借口。她想，我不如趁此机会借坡下驴。就对呆立一旁的张老头说：“你们先不要恼躁。你们对我有救命之恩，我一定要报答你们。只是我那媳妇性情刚烈，脾气倔强，是最不好惹的。她不愿意招你的儿子，我怎么好招你老人家？你们先住在我家，我尽量地用好酒好饭养着你们！至于招亲的事，你们先不要着急，待我慢慢地劝化我那媳妇。等她回心转意了，咱们再作计较！”

听完蔡婆婆这一席话，还没等老头说话，这驴儿觉得好事一时难以如愿，非常气恼，便从地上爬了起来，骂骂咧咧地说：“这歪刺骨寡妇！即便是一个黄花闺女，刚刚我这一扯，她也不至于这么使性，平空推了我一个狗吃屎！就凭这一推，我也不会和她善罢甘休！我当着你们的面赌个誓：我张驴儿今生今世娶不到她做老婆，我就不算男人！哼！漂亮的妇人我见过成千上万，谁也没有这小妮子长得好看；我赶跑了歹人使你死里逃生，她就得割舍得肉身将我陪伴！”说到这儿，这驴儿眼里射出了一道凶狠淫邪的光。

四、野心狼弄巧成拙

再说这赛卢医一听有人大喊，循声一望，只见两人飞奔而来，心想这下坏

事了，吓得顾不上解掉蔡婆婆脖颈上的绳子，拔脚就往斜刺里的小山坳跑去。小山坳本没有路，茂密的荆棘野草成垛成丛。赛卢医哪里顾得上这些，像被猎人追急了的兔子一样，逢坎就跳，逢坡就爬，身上的衣服被荆棘挂扯了，腿脚被野草划伤了，他也感觉不到。他现在只有一个心思：赶快逃离这是非之地，别让那两个人追上自己。

不知跳了多少坎，爬了多少坡；也不知越过了多少沟渠，翻了多少山包，赛卢医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扭头看看后边，见没有人追来，方才放慢脚步，稍稍歇歇气儿。虽说是侥幸地逃离了现场，但他心里还是咚咚地跳个不停。一想起刚才自己的行为被人发现，他不由得心里发抖。常言道：“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自己欠人家的钱银，不但不还，反而要赖债杀人。也是自己一时智短，干下了这既缺德又缺理的蠢事。倘若有人告到官府，这吃饭的家伙还保得住吗？不行，还得走，走得越远越好！

想到这儿，赛卢医又加快了脚步。

已是黄昏，太阳也快收去了它那最后的光线，野草在黄昏的风中飒飒作响，归巢的鸟雀鸣叫着飞来飞去，不时有一两只兔子从草丛中跳出，又马上跳进另外一丛草中，野狼的嚎叫声也不时从远方传来。赛卢医停住了脚步，看看四周，空无一人。他坐在山包下草丛中的一块石头上，盘算着怎样才能安安全全地躲过这次事端。他想了很久，觉得无论躲到哪里都会被人发现，还是没有一个好办法。

黄昏已经过去，天渐渐地黑下来，风也逐渐地带来了凉意。赛卢医看着自己被荆棘划破的衣服和伤痕累累的腿脚，心想当初要是给蔡婆婆还了银子，哪儿会有今天这样的狼狈样子；也活该自己倒霉，在勒杀蔡婆婆时怎么忽然会来了两个人？看来这蔡婆婆命大不该死，而自己从此却要过晦气日子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不如趁天黑先回药局，弄点饭吃，换几件干净衣服，治治腿上的伤，再打探风声，见机行事。

主意已定，再看看四周确实没有一个人，赛卢医这才站起身子，拣了一条偏僻的近路，摸索着回家。

赛卢医终于摸索到了城南门外，他又累又饿地躲在城南的小山包上。时已半夜，城南庄一片寂静，就连熄灯最晚的几家杂货店这时也不见一点亮光，那些平时一有风吹草动就狂吠不止的狗这时也酣然入睡。他轻轻地摸进庄里，看看街上确实没有什么动静，这才蹑手蹑脚地走到自家药局门口，轻轻地开了锁，进了屋，一看药局一如自己走时模样，这才稍稍地放了心。他连灯都不敢点，摸着黑换衣敷药，又吃了几个馒头，这才觉得疲乏极了。

躺在床上，赛卢医怎么也睡不踏实。稍微的一点响动，他也会猛然从床上坐起。天快亮了，他无论如何也睡不住了，恐惧害怕使他失魂落魄。昨天的事他想了多少遍，这件事的结局他想了多少遍，他也记不清了。是啊！人命是关天关地的大事，不是地上的野草墙上的灰尘。我名为医生，救死扶伤，治病活人为我的本分，可是我却干下了这与我的职业背道而驰的事儿，我还配做个医生吗？罢了，等这件事一过，我不如弃医从佛，把我以前没有医好的人的性命，一个都给他一卷超度的经文，这也是为自己灭罪修福。可是眼下这事怎么处？恐惧又涌上他的心头。还是躲一躲吧！总不能坐在家里束手待擒。

看看天快亮了，赛卢医赶紧起床，往兜里揣了几个馒头，写一张“近日外出进药”的告示贴在门上，轻轻地锁好门，悄悄地出了城南庄。

一连几天，赛卢医就是这样晓出夜归。每天夜归之时，他都非常仔细地观察药局周围的情况，看有没有衙门的捕快守候；回到家里，也要仔细地看看摆置的物件是不是有人动过，官府来没来人搜查？一连几天平安无事，赛卢医心下才平静了一些。

这天天快亮的时候，赛卢医照旧早早醒来，躺在床上想着今天去哪儿躲藏。他孤身一人，在这儿没有亲戚。过去的几天，他要么找个僻静的地方睡上一天，要么在山里的小路上徘徊，一日三餐就是几个馒头充饥，还要躲着不敢见人，真是苦不堪言。能躲的地方都去过了，今天实在是无处可去。这样每天都躲也实在不是个办法。要是不躲，别说官府来捉，既是那蔡婆婆再来讨债，我也没办法见她！常言说得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好在我孤身一人，没有家小连累，不如收拾了细软行李，打个包儿，悄悄地躲到别处，另作营生，岂不落个祸远心自安。这山阳县城实在不能再呆下去了。”

想到这儿，赛卢医翻身起床，穿好衣服，把那些带不走的家什及一些没有卖完的药材归整到一个屋子，银子和一些值钱的东西打了一个包儿，找出了自己的四季衣服，打了一个行囊。一切收拾停当，他想好好做一顿饭，吃完就溜之大吉。

收拾好屋子做好饭，已是日上三竿了。赛卢医庆幸一个早上平平安安。“看来事情未发，吃完饭我就远走他乡了。即使东窗事发，他们也就找不到我了。”他心里暗自得意。

“咚咚咚！……”“有人吗？”突然，外边传来了敲门声。赛卢医吓得打了一个冷战，心想妈呀，我正得意，怎么这事说来就来了呢？

“咚咚咚！咚咚咚！……”“医生在家吗？”外边的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听问话的声音是个陌生人，并没有打门砸户的声音，赛卢医这才从惊吓中清醒过

来：看来是个看病的，不像是官府衙门的人。要是衙门的人呀，早就砸开门闯进来了。

“咚咚咚！……”“医官哥哥，我是来讨药的！”

赛卢医再一听，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他打开门，一看，果然是个陌生人。便把来人迎了进来。

“请问这位客人，你讨什么药？”

“医官哥哥，给个方便，我讨副毒药！”

“毒药？我这儿没有。你去问问山阳县城的所有药局，谁敢卖毒药给你！——你买毒药干什么？”

“你只管卖药给我，别管我买药干什么用！”

“哼！你不说我也明白，来买毒药的人是不会干好事的。你是不是想药死人？你这家伙胆子也太大了！”

“你真的不卖给我毒药？”

“我就是不卖给你，你能把我怎么样？”

“把你怎么样？嘿嘿！你看看我是谁？”

赛卢医心里一惊，想这人莫非是衙门的便衣坐探，不然怎么这么大口气，再仔细看了看，山阳城里从来没有见过。看这人一身穿戴，不像衙门里人，肯定是城外村庄的。“你是谁我不认识，反正我不卖毒药给你！”

“哼！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

来人仔细打量了赛卢医一番，肯定地说。

“我没见过你，你在哪儿认识我？”

“在哪儿？我问你，几日前在城南山沟要勒死蔡婆婆的是谁？”

赛卢医一听来说出几日前的事，心想今日遇着煞星了。再仔细看了一眼，这人果然像那一天冲过来的两个人中那个年轻的。

赛卢医没有看错，这人确实是张驴儿。

窦娥拒不招夫，张驴儿十分气愤、羞恼，他发誓要娶窦娥为妻，但也觉得此事不能硬来。“强扭的瓜儿不甜”，只有慢慢地找机会使她就范。故而按照蔡婆婆的安排，他们父子便在蔡家住了下来。几天来，他们与蔡家婆媳同处一院，看着那么漂亮可人的小媳妇就住在对面的房子里，他欲火大炽而又没有办法。他时而假装勤快向窦娥献殷勤，时而用下流话挑逗窦娥。窦娥全当没有他这个人一般，脸若冰霜，不理不睬，该干什么照干什么。晚上，他实在打熬不住，真想半夜去踢开对面房门，强逼她成就好事。无奈窦娥和蔡婆婆同住一屋，无机可乘。

“这老太太也太碍事了，她与我爹的事成不成我不管，可她碍得我半夜想强行好事都不行！什么时候这老太太死了，剩下窦娥一个人就好办了！”

张驴儿整天盼着蔡婆婆死去，可是这婆婆身体却依然健康如旧。看着窦娥如花似玉的脸蛋，苗条多姿的身段，这驴儿欲火一日炽似一日，他巴不得老太太今天死去，好让他无所顾忌地强迫窦娥。

这天晚饭以后，蔡氏婆媳回自己房中去了，驴儿和张老头也回到自己房中。熄灭了灯，这驴儿怎么也睡不着，在床上辗转反侧，弄得床板咯吱咯吱直响。张老头知道儿子的毛病，明白他是在想那年轻的媳妇，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爷儿俩吃住在蔡家已经好几天了，那媳妇没有一点回心转意的意思，多次询问蔡婆婆，她只说好事不忙，等慢慢地劝转她的媳妇。看那媳妇的神色，劝转大概是没有结果的。究竟何时才能遂人心愿呢？

“孩子，你消停一会儿吧！你就是把这床板弄塌了，那媳妇也到不了你的被窝！你以为我不着急，我看着你那样子，比你还着急呢！你这几天去街上转，看见过算卦的没有？要么你明天去算算我们爷俩的八字，看看这红鸾天喜什么时候能成就？”

驴儿正烦躁地在床上翻来覆去，听老头要他明天去算卦，没好气地顶了他爹几句：“算什么卦！看什么天喜到命！现在的事是只赌本事，有本事做成了，天喜红鸾自然就到了。你想办法把那个老婆弄到手，我把那个媳妇弄到手，这才是咱爷儿俩的真本事！算什么卦算！”说完，翻一个身，去想自己的心事了。老头一看驴儿发起了驴脾气，也就躺在一边不言不语了。

第二天早晨，张老头照旧早起，驴儿照旧睡懒觉。以往，张老头起床，蔡婆婆早就在打扫院子了，今日起来，却见窦娥收拾院子，一问才知道是蔡婆婆病了。

已到吃早饭的时候了，张老头见驴儿还蒙头大睡，催促道：“孩子，起床吧，起来吃完饭，我们去看看蔡婆婆，昨天晚上，她生病了。”

一听蔡婆婆病了，驴儿心里十分高兴。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吃完饭，他和老头去看蔡婆婆。蔡婆婆并不是什么大病，只是伤风感冒而已，这驴儿就有些失望。他百无聊赖，信步转到街上，从一家药铺门口走过，他灵机一动：我何不趁此机买些毒药，与这老姬吃了。药死这老太太，窦娥这小妮子不就是我床上的人了。正待进这家药铺，他又一想：且住，这城里人多嘴杂耳目广，如果见我买毒药，可不嚷出事来？我前日看见南门外有个药铺，此处冷僻无人，正是买毒药的地方。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药铺的主人正是前日里要勒死蔡婆婆的那个人。这

真是天助我也！

驴儿一看自己这句话正中赛卢医的要害，心想真是此人没错，就板起面孔，道：

“你以为我不认识你，你就可以搪塞过去！告诉你，烧成灰我也认识你的骨头！走，跟我见官去！”

赛卢医一生最怕见官，何况此时有案在身。他一听驴儿强硬的口气，先自软了许多。“大哥，有话好说，先别高声！我杀人被你撞见，你买毒药又要杀人，咱们彼此彼此！你不把我杀人的事张扬出去，我卖毒药给你，咱们一还一报，怎样？”

“医生，只要你卖给我毒药，我当然不会张扬你的事情。俗话说得好，‘得放手时须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今天就饶了你吧！”

赛卢医想，事到如今，只有卖毒药给他了。“也罢，先打发了这个瘟神，我再做计较。”他便打开早已收拾好的药材，给驴儿合了些毒药，交给他说：“大哥，我只有这点药了，你先拿着用吧！我们现在谁也不欠谁的。你请回吧！”

打发走了张驴儿，锅里的饭早已凉了，赛卢医稍微平静的心又七上八下。他想，真是晦气！要是昨日逃走，怎会有今天这等倒霉事！怎么刚刚讨毒药的人就是救那婆婆的人呢？我今日给他合了毒药，他拿去了毒死了人，以后事发，这小子绝对不会对毒药来路守口如瓶，那小子的言行长相，一看就知道不是个走正路的，他还能恪守信用？说不定这会儿他已经把毒药放进了别人的碗里！祸事说不定马上就到。罢！罢！罢！“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还是趁早关了店门，离开这是非之地。想到这儿，赛卢医饭也顾不上吃，把刚才打开的药材盒子仓促地整理了一下，背起早已打好的行李包，锁上药铺大门，沿着城南庄去涿州的大路，到涿州卖老鼠药去了。

看完蔡婆婆的病，驴儿一转眼就不见了。张老头知道儿子这几天心烦，上街溜达去了，也不追问。毕竟是惺惺惜惺惺，再说这老太太曾答应过招他为夫，他也便多在蔡婆婆这儿坐了一会儿，俨然如一个结婚多年的老丈夫。

看着蔡婆婆佝偻的身子，听着她的不住的呻吟，张老头心里一时也泛起了同情：毕竟是六十以上的人了，稍有小病，便难以抗挨。蔡婆婆还好，有个孝顺媳妇照顾，热汤热水地总能喝上两口，假如我病了，就没有老太太这么大福分了，驴儿的性格为人我最清楚不过，这小子能床前床后的侍候你？说不定正盼你早死，他好无拘无束独往独来呢！不如好好待这婆婆，让她劝媳妇回心转意。过成一家后，我老了，病了，她还能不尽一点老婆的责任？媳妇还能不对他这接脚的公公尽点孝心！

想到这儿，他也便对蔡婆婆多了些温情。“婆婆，现在感觉怎么样？还是那么不舒服吗？”

“哎，人老了，经不起病了！又没吃药问诊，怎么会舒服呢？还是十分不快！”

“是啊，人老了，就不像年轻人那么抗病了。驴儿这小子也不知哪里去了，不如让他去请个医生来，问问诊，吃点药，说不定会快点好起来呢！”

“算了，算了！虽说身子十分不快，但我的病我知道，不是什么大病，仅仅伤风感冒罢了。请个医生，问诊吃药，一要花钱，二也麻烦。这儿的医生全糊弄人，那药也不太管用。算了吧，过几天就会好的！过去可不是这样，头疼脑热，睡一觉就过去了。真是老了！”

“那你想吃点什么吗？喝点热汤，发发汗，说不定身子会轻松一些？”

“我没有一点胃口，什么也不想吃！”

“不吃咋行哩！吃一点，人也就有了精神，感觉也就好一些。”

“也行。那你叫窦娥看看，昨天吃剩的羊肚子还有没有？如有，叫她给我做点儿羊肚儿汤。”

张老头让蔡婆婆睡好，刚要去厨房找窦娥，忽然看见驴儿站在房门口。

“孩子，你回来得正好。婆婆想吃些羊肚儿汤，你去给窦娥说说，让她做些给婆婆吃。”

驴儿讨了毒药，一路走，一路想着怎么才能把这毒药让蔡婆婆吃了，不觉就回到了院子，正要进房门，一听父亲正在房中跟蔡婆婆说话，本想借此机会去缠窦娥，听见爹爹要他找窦娥给婆婆做汤，心里一亮：这不正是下手的好机会！

他便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向厨房，来进房口，便有些虚张声势地喊：

“窦娥，窦娥！婆婆想吃羊肚儿汤，你赶快给做些来！”

婆婆有病，不仅不能帮她做些家务，反而还需要她侍候，再加上驴儿父子两个吃客，窦娥这几天实在忙得不可开交，厨房的活还没做完，婆婆又要吃羊肚儿汤。正好昨天的羊肚还没吃完，她放下手中的活计，赶紧抱柴点火，切羊肚调汤。

灶膛的火映红了她那青春饱满但有些憔悴的脸。婆婆有病，做媳妇的应当侍候，但她此刻侍候婆婆，心情已不同以前，不免有些疙里疙瘩，她对婆婆收留张氏父子并要招他们一直耿耿于怀。

哎，我这婆婆也真是，越老越糊涂了。我们这寡妇婆媳，本来就门前多是非，凡事尽量避开嫌疑，也难免人背后议论。怎么好收留年龄正好跟我们相当的父子俩？非亲非眷的，同住在一个家里，也不怕成为街坊邻居茶余饭后说

闲话的话题？婆婆呀，你可千万不要背地里许了那老头儿亲事，连累我也落个不清不白！看来，有些妇人的心，是很难保持始终的啊！

是啊！这些妇人从结发之日起，就想着一生有一个男人陪着她；房里一旦没有男人，就寂寞难耐！本来是张家的媳妇，不几天又成了李郎的妻室，更有一些妇人，每每凑在一起，不说如何居家过日子，专门打听别人的闲话，拨弄是非，要么就说些人家夫妻间的私事，或是听人家说些夫妻床第间的趣事，还以为自己长了见识。

有的妇人虽然表面不掺和那些议论，你看她坚贞得像卓文君那样不嫌贫贱，宁愿与丈夫当垆卖酒，洗涤碗盏；贤惠得如孟光那样举案齐眉，温柔体贴，她们说起自己对待公婆、丈夫来，也是夸夸其谈，只说自己好的一面，其实呢，这些人说的都不可全信，只有看她们怎么做才能弄清楚她们的真正为人。其实，这些虚伪的妇人，更是那种见新忘旧的人，对于她们来说，旧的恩爱容易忘却，新的情爱认为最好；丈夫坟头上的湿土还未晾干，闺房的衣架上又换上了新人的衣裳！哪里还有为丈夫千里送丧而哭倒长城的壮举？还有洗衣服时听到丈夫噩耗就舍身投水的节烈？还有站在山头上望夫来归而化为“望夫石”的坚贞？可悲呀，可耻呀！这些没有志气，只喜淫乐，不讲仁义的妇人！和那些坚贞节烈的前人相比，真应感到无地自容；我只能说这是她们难以改变的本性所致！

“唉！想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我还是先把羊肚儿汤做好吧！”

窦娥边想心事边做好了羊肚儿汤，她把汤舀到碗里，高声说道：“婆婆，羊肚儿汤做好了，我给你端过来，你吃些吧！”

“行，你端过来吧！”婆婆在房内有气无力地说。

窦娥端着汤，刚走到院子里就碰上了驴儿。驴儿大献殷勤：“你做了一会儿汤，够累的，让我端去吧！”

这驴儿接碗在手，端起来就喝了一口汤，他喷吧喷吧嘴巴说：“哎呀，这汤怎么少盐无醋的，你去拿些来吧！”

窦娥压根儿没有想到这是驴儿的调虎离山计，还真以为自己少放了盐醋，转身走向厨房。

这驴儿一见窦娥离去，赶忙从怀里拿出毒药，一股脑儿全倾放在汤里。

驴儿刚做完手脚，窦娥就从厨房走了出来：“给，这是盐、醋！”

“你倒一些吧！”

驴儿端了汤，急急忙忙地送给蔡婆婆去了。

窦娥看着这爷儿俩如此讨好婆婆，心里真不是滋味。这张驴儿如此殷勤，如若侍候亲娘一般，真好像我婆婆成了他爹的老婆。这还不够，竟然挑剔我做的

汤，以表现自己对老太太孝敬，讨她欢心。这东西真会来事！

哼！你说少盐欠醋没有滋味，我就给你加料添椒。汤味脆美了，是你的功劳。你讨好去吧！你娘饮下你这一杯佳羹美汤，好像甘露灌体，病体早早痊愈，得一个平安身子，你们三口儿好办大喜事。

正当窦娥生气烦恼的时候，驴儿端着汤走进了蔡婆婆的屋子。李老见驴儿走进来，问道：“孩子，羊肚儿汤做好了吗？”

“做好了，我这就端给您。”驴儿应着，便把汤递到了李老手中。说完，就抽身出去了。

张老头端过汤碗，看了看冒着热气的油汪汪的羊肚儿汤，真想大喝一口，但他还是忍住了。“婆婆，汤做好了，看着想是很香的。你吃点儿吧！”

“有劳你了。”蔡婆婆挣扎着坐起身子，端过碗来，正要喝时，突然胃里一阵作呕，她把碗递回张老头手中，干呕了几声，觉得胃里很不舒服，一点儿不想吃东西，就对张老头说：“我真没福气，想吃汤，汤做好了，又打呕吃不了去。这汤今天我吃不下了，还是你老人家吃吧！”

张老头看着这油厚味鲜的肥汤，本想一喝而光。但他还是推让了一下：“这汤是特意为你做的，你不能多吃，就少吃一点儿吧！也不要辜负了孩子的孝心。”

“我确实呕得难受，一点儿也不想吃，还是你老人家吃吧！”

张老头一看蔡婆婆真的不吃，也不再推辞，端过汤，大吃大喝起来。

当驴儿走出房门的时候，窦娥收拾完厨房，已经站在了婆婆的房子里，她本想问问婆婆的病，看看婆婆喝汤时还想要些什么。站了一会儿，婆婆与张老头你推我让的情节全看在眼里，她真替婆婆害臊，心里暗暗说道：

“你看这老男老女，一个道你老人家请吃，一个说婆婆你先吃点儿。这来言去语说多难听有多难听。婆婆这做派真是气煞人也。您也不想想，他家与咱家有什么关系，既非亲戚，又非故旧，您何必这样跟他柔情蜜意。您怎么就不记我公公跟你那几十年的夫妻情谊，那几十年的出双入对，形影不离？婆婆呀！是这老头儿有黄金宝贝，还是他是你的白发故人久别重逢，你才全不念旧日的夫妻之情，跟这‘新人’柔情蜜意？我看你是想跟这老头儿百年之后同墓同穴，哪里还会想起千里送寒衣的孟姜女！”

窦娥的心事还没想完，突然听见“扑通”一声。她回过神来一看，是张老头从座上摔下来，倒在了地上。张老头在地上边挣扎边说：“刚吃下这汤，我怎么就昏昏沉沉地，肚子里也觉得十分疼痛……”说着，不断地在地上翻滚。

蔡婆婆见状，一时无措，慌忙坐起身子，说：“怎么了呀！你老人家撑持住，鼓鼓劲坐起来，一会儿就好了！”

岂知张老头一包毒药随一碗汤下肚，这时药力发作，痛得只在地上打滚，哪里还有坐起来的力气。

窦娥见状，一时没了主意。她走上前去，想扶张老头起来。一俯身，看见在地上翻滚挣扎的张老头脸色青灰，嘴角流血，浑身打颤，四肢抽搐。她拉了两下没拉起来。张老头浑身抽动了两下，慢慢地不动了。

窦娥一看老头儿不动了，在张老头的鼻子上试了试，已无一点气息。她恐惧地说：“婆婆，老头儿没气了！”

一听说老头儿死了，蔡婆婆惊恐万状，她大哭道：“天哪！他怎么就死了呢？这可怎么办呀！”

一听婆婆大声哭叫，像死了亲夫一般，窦娥打心眼里鄙夷。她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她对边哭边叫的婆婆说：

“再悲戚也不顶用，不如静下心来想想这事该如何处理。有生必有死，是很正常的轮回。有的人因疾病沉重不治而死，有的人因时运不济横祸而死，天有风寒暑温，人有饥饱劳役，各人的病况症候，自己心里明白。再说，人的生死由天地作主，别人谁也代替不了，个人今世的寿数，是上世修行的结果，并不由今世决定。”

“怎么办？虽说他在我家生活了几日，但他毕竟不是我们家人。他来我们家，既没拿来牛羊美酒、绸缎布匹，又没有红帖喜花、重财厚礼。即使是真正的夫妻，活着共同度日，死了如同休弃，何况他又不是你丈夫！不是窦娥我忤逆不孝，我实在是怕别人议论，因此，您不如听我的话，自家认个晦气，破点财，割舍给他一具棺材，再给他做几件寿衣，招呼街坊邻里帮忙，抬出咱家大门，找一块地埋了算了。他又不是你那从小儿结发的夫妻，有什么感情，哭他作甚！我跟他没有一点亲故关系，我也没有半点伤心眼泪。我劝您也不要伤心，不要悲戚，不要心醉意癫，如丧考妣，更不要这样嗟磋怨怨，哭哭啼啼。”

经窦娥这么一说一劝，蔡婆婆停止了哭声。心想，事到如今，也只有自认倒霉了。

五、上公堂弱女受冤

这驴儿在街上踟蹰了约摸半个时辰，估计那汤里的药力已经发作，蔡婆婆大概已经魂归西天，就踟蹰着向蔡家走去。离蔡家不远的地方，已隐约听到蔡家有哭声传来。他心里一阵高兴。走到蔡家门口，一听哭声有些不对：怎么哭

声像是那老乞丐的声音？莫非是我爹吃了那汤？他走时看见了爹对那碗汤的馋相，当时想蔡婆婆是不会让他爹吃的，也就没有在意。要是我爹吃了那汤，那现在死去的就不是那老乞丐而是我爹了。想到这里，他真有点儿害怕。这老头儿死了不要紧，要紧的是老乞丐不死，我就得不到窦娥！

他三步并作两步，跨进蔡家大门一看，果然是蔡婆婆在哭，窦娥在一旁劝。再进房门，只见他爹直挺挺地躺在冰冷的地上。

果然像他想的那样！这老头儿也太嘴馋了，送了你的一条老命不说，耽误了我的好事却如何是好？

但死者毕竟是他的亲爹。他抱着张老头的尸体哭了一阵，站起身，擦干泪，走到院子，指着窦娥狠狠地说：“好哇！你把我老子给毒死了，我跟你没完！”

蔡婆婆看着驴儿哭他爹，她心里怎么也不明白：那汤怎么会毒死人？真有人在汤里放了毒药？汤是窦娥做好，驴儿端来的，他两人当中，是谁放的毒药呢？听驴儿指控窦娥，她也跟着问：“孩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毒药是你放的吗？”

其实，窦娥这会儿心里也很纳闷：她做汤时，羊肚、菜蔬都洗得很干净，不会有什么问题。她送汤去的路上，驴儿接过要自己送去。对了，这驴儿接我的汤碗时说盐醋太少，我回了趟厨房，准是这家伙在我取盐醋时在汤里放了毒药。再说，驴儿这几天一看见我，眼里就一道邪光，平时又动手动脚。无奈有婆婆在，他不敢太放肆。准是他想毒死婆婆，好趁我无依无靠时霸占我。

想到这里，她认定是驴儿下毒无疑，就对婆婆说：“我哪有什么药往汤里放，我凭什么往汤里放药？那毒药是我去厨房取盐醋时，他自己倒在汤里的。”

她见驴儿恶人先告状，嫁祸于人，十分气愤地指着驴儿骂道：“你这家伙搬调我婆婆收留你们，你自个儿毒死你老子，还要吓唬谁？”

“我自个的亲老子，我能毒死吗？做儿子的毒死老子，你说谁信？”驴儿一见窦娥说中自己要害，便一脸无赖相地狡辩。“哼，我正要告诉街坊邻居，让他们都知道你窦娥毒死了我爹！”他站在院子里，高声叫道：“四邻八舍，乡亲们啦！窦娥药杀我爹，你们要为我做主呀！”

蔡婆婆生怕把事情闹大，一见驴儿尖着嗓子大喊，赶紧拉了驴儿一把，说道：“驴儿，你别这样大惊小怪的，吓死我了。”

驴儿一听蔡婆婆如此害怕，心想我何不利用她害怕把事情闹大的心理，拿捏她一把。我就不信你窦娥成不了我媳妇！就恶狠狠地看着蔡婆婆：

“你害怕啦！”

“我确实很害怕”。蔡婆婆嗫嗫嚅嚅地说。

“你要我饶她么？”驴儿进一步逼问。

“你……你就饶了她吧！”

“要饶可以，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让窦娥随顺了我，当着你我的面叫我三声亲亲的丈夫，保证今天晚上跟我同房，我便饶了她！”

蔡婆婆一听驴儿的条件，知道这事难办，但她还是走到窦娥面前，低声下气地说：“孩子呀！事到如今，你随顺了他吧！这样，我们都安宁。”

窦娥一听驴儿诬陷自己药死李老，再听驴儿提出的条件，明白这驴儿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把自己弄到他手里。她非常气愤驴儿这卑鄙的心理和下作的行为，早就想发作，婆婆这一劝，她更是火上浇油。

“婆婆！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他自己药死了他的父亲，与我们何干？我们怕他做甚！有什么理由向他讨饶！让我顺从他，你就死了这条心！我一马不配两鞍，一生不嫁二男；想当年我跟你那儿子结婚虽说只有两年，但我们夫妻恩爱。我今生今世是他一个的人。你今天却叫我改嫁别人，我怎么能做得出来呢？”

驴儿见蔡婆婆劝说无效，窦娥执意不从，便也恼羞成怒。

“窦娥，你毒死了我的老子，是要官了，还是要私了？”

“怎么是官了，什么又是私了？”

“你如要官了，我就告到官府，拖你到官府大堂，让官老爷施加大刑，三推六问。看你这等瘦弱的身子，怎么能经得住大刑的拷打，那时，还怕你不招是药杀我老子的罪犯！你若要私了，你就早些答应我，做了我的老婆。这样虽说便宜了你，但你成了我老婆，我也就不计较这些了。你好好想想吧！”

窦娥一听，这鬼东西转弯抹角就是想让我做他的老婆，我怎么能跟他私了。再说，官府也不是他家的官府，是勘事讲理的地方。他投毒杀人，都不怕去见官，我还怕见官么？她坚决说道：

“私了，你想得倒美！你老子又不是我药死的，你不怕官府我怕什么？见官就见官，咱们到官府大堂讲理去！”

窦娥以为官府都高悬明镜，官员都是非分明。

她以为到了官府，自己就可以洗去不白之冤，摆脱张驴儿的纠缠，官府也会还她与婆婆一个平静安宁的日子。可是，在那个社会，贪官、昏官、糊涂官到处都是，而她遇上的这个官，就是一个大大的昏官、贪官。

这个昏官不是别人，就是楚州太守桃机。

说起桃机，在楚州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家伙本是一乡间恶少，凭着祖、父辈积下的财产，巴结地方权要，结交地痞流氓，敲诈勒索贫苦百姓，霸占人家房屋田产，加之吃喝嫖赌，包揽词讼，地方百姓虽恨之入骨却无可奈何。楚州兵乱之时，当权者逃之夭夭，他的狐朋狗友中的几个恶贯满盈的家伙被仇人杀死。这家伙感到末日不远，便将现成的家业变卖净尽，打点细软远走他乡。几年之中，这桃机又在他乡结交了一拨街痞烂娃，并巴结上了当地的太守。大战之后，官吏正缺，凭着见风使舵的灵活和阿谀奉承的本领，便在当地州官府内做了一个小吏，并成为州官心腹。进入官场不到两年，这家伙对官场的一切已非常娴熟，指鹿为马自不待说，吮痂舔痔更为家常便饭，侍候州官简直比官府的侍女佣人还要周到细心，又极能讨好州官的太太及少爷小姐，虽说其他吏、佣对他嗤之一鼻，然而州官家里上上下下却对他宠爱有加。这家伙对上极力奉迎，对老百姓却如虎狼般凶狠。催粮要捐，经常手提大刀、钢鞭，稍有怠慢，轻者打你个皮开肉绽，重者剁掉你的脚腿手臂，交上皇粮打你一顿了事；若贫穷实在无力交付，便瞅准你家值钱的东西，命公差搬走；如若家无财物，便命差人拉人妻女卖掉顶税。当地百姓虽恨不能食其肉而寝其皮，但却无可奈何，便做歌谣骂之。歌谣曰：“宁喂老虎，不见桃机”。歌谣传到桃机耳朵，他不但以为非，反以为美，觉得自己真像一只老虎那么威风，更变本加厉。州官见桃机办事如此卖力，如此有心眼，觉得这是一个少有的人才，便奏明朝廷，派其去某县为令。桃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任县令不到三年，私积已无可计算，而当地百姓逃亡者却十有六七。后来，这家伙又连调两县，凡是当过县令的地方，百姓逃走，房屋倾塌，田地荒芜，人光，田光，物光，故而人又诮其为“三光”县令。桃机把搜刮到的百姓的财富，一半贪污，一半上交朝廷，颇得当朝权要欢心，这家伙官瘾也益发大了，他买通吏部，贬走原楚州州守，便在这儿堂而皇之地作起州守来了。

桃机上任楚州，踌躇满志，把当年的狐朋狗友全延揽进州府，哪个县令对他稍有怠慢，重则免职，轻则贬流。故而楚州地面一时无有敢言不者。更有甚者，他不许各县县令处理地方官司，凡有讼诉之事，必须报由州府审决。这坏东西审决官司，根本不问青红皂白，只看给银多少，被告给钱多，被告胜诉，原告给钱多，原告胜诉。楚州百姓听说是桃机在此为州守，能逃则逃，能躲则躲。他做州守不到两年，又有歌谣传唱：“宁愿刀山走，不遇桃太守。刀尖只割皮，太守榨骨油。诉状还未上，贿银须用斗。若是没有钱，判你做死囚。”对老百姓的歌谣，这家伙根本不当回事。笑骂归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做到得意之时，还常诵读自己的一首歪诗：“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

卷，在家推病不出门。”

这一日，早晨起床，洗漱完毕，这桃太守和往日一样，来到州府大堂，照例升厅坐衙。

升堂仪式已毕，桃机照例询问堂下差役，处理几件日常事务，日已三竿，差役们知道桃太守已有些倦了，厨师的参汤、酒饭也已做好，正在等他享用，便都知趣地不再说话，桃机一看，知道是到退堂的时候了，便照例问道：“差役们，还有事吗？”往日，这一句话问过，差役一声“无事”，太守高声“退堂”，今天的功课也就完了，然后大家各干各事。太守吃完饭后，照例一个回笼觉睡到日已西斜，然后再吃午饭，饭后便是与差役们斗鸡赌钱，直至深夜。

今日可有些不同。

桃机“还有事吗？”一句话刚刚说完，一个大堂门口当值的差役快步跑进：“老爷，好事来了！”

原来，桃机手下的差役们对太守那一套早已了如指掌，只要有人告状，老爷定要发财，他们也跟着沾光。故而，差役们视告状打官司的人为衣食父母，对接待告状的人也颇有兴趣。

“好事？莫非又有人来告状？”

“是的，老爷！一男子揪一女子和一老姬前来告状，现正在衙门外候传！”

“好！”桃机一声叫好，脸上倦意顿时一扫而光。他对堂下的差役道：“诸位再辛苦一会，本太守不会亏待你们。”又对跪在堂下的大门当值说：“快，唤他们上堂！”

这几个来州府告状的，不是别人，正是张驴儿、窦娥和蔡婆婆。

这驴儿一心想逼窦娥就范，多次未果，这次弄巧成拙又毒死了父亲，便把一腔羞恼发在窦娥身上。蔡婆婆一个心眼息事宁人，窦娥多次劝阻不听。她想破财消灾，便给张孛老买了一副上好棺材，宴请街坊邻居帮忙，厚葬了孛老。她为了不让驴儿再告官生事，便把这事一股脑儿交给驴儿去办。这驴儿本是无赖，一见蔡婆婆如此软弱可欺，便狮子大开口，一副棺材花了两副棺材的钱。在采买宴请街坊的菜蛋酒肉时，驴儿大做手脚。待埋葬了张老头，蔡家的银钱一大部分进入了驴儿的腰包。

这驴儿口袋有了钱，给自己做了一身新衣，出入俨然蔡家家长，再也不把蔡氏婆媳放在眼里。张老头坟头堆起，这家伙又逼窦娥和自己睡觉。窦娥本来就非常反感他，见他在埋葬张老头事中的贪婪无赖之相，益发仇恨。对他的威逼，窦娥宁死不从。驴儿见窦娥心如铁石，便把那一腔欲火变成了仇恨。他恶狠狠地想：“你不让我睡，我非让你死不可！”

埋葬完张老头的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驴儿就要与窦娥见官告状，蔡婆婆多方劝阻，驴儿根本不当一回事。蔡婆婆见自己花那么多钱并没有使这个无赖回心转意，悔恨交加。窦娥劝婆婆道：“婆婆！我劝你当初不要花那么多钱。这无赖贪得无厌，得陇望蜀，欺侮咱寡婆寡媳，是他的拿手好戏。事已至此，见官就见官。我想官衙也是个容人说理的地方！州守又不是他舅舅！”

三人一路走，一路吵，逶迤到了州府衙门。驴儿一来到州府门口，就大声吵嚷：“告状，告状！”

三人被桃机传上堂来。

“你们三个何方人氏？状告何人？”桃机喝问道。

驴儿抢前一步跪倒，腔里带着哭声，道：“老爷在上，小人张驴儿，本州山阳县人氏。这个年老的唤作蔡婆婆，是小人的后母，小人告这个媳妇药死小人的父亲！小人父亲人称张老头，忠厚老实。这媳妇尖酸刻毒，经常谩骂老父，又嫌老父只能吃不能干，故而起了歹心，毒死老父。请老爷为小人作主！”

“这小妇人，驴儿的父亲是你毒死的吗？”

窦娥未做亏心事，所以非常镇静。听到桃机问话，她跪前一步，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陈述得十分清楚。最后，窦娥说道：“老爷，你明镜高悬，清澈似水，一定能洞察小妇人所讲事情的实情。我做的那羊肚汤五味俱全，香喷可口，不会有其他异味。他张驴儿推说少盐无醋，趁我厨房拿盐醋之时，暗放毒药，他老子身惫嘴馋，自己吃了下去。他毒杀了自己老子，与小妇人何干？不是小妇人在公堂之上胡支乱对，大人呀！小妇人未做亏心害人之事，你教我如何招对！我怎能平白无故地承担杀人罪名？”

窦娥申诉之时，这桃机便仔细地把三人看了又看。他做官已久，阅人也多，一看就知道这驴儿跟自己是一路人；这家伙强作镇静，但掩饰不住慌张，心里便明白了八九分。再看这家伙穿戴不错，心想这是个有钱的主儿。蔡氏婆媳乃女流之辈，婆婆神情凄苦，媳妇镇定如常，再看穿戴，乃为一般人家。凡来打官司的，都想打赢。没理的自知没理，就非自动送钱不可；有理的自知有理，一般很难自动送钱。这是他长期审决案件的经验。

想到这儿，桃机有了主意。他一拍惊堂木，道：“本府今日已有些疲倦，汝等三人的官司，等明日再行审理。差役们，先把这三人看押起来！——退堂！”

驴儿被押在州府后面的一间单人牢房里。他躺在潮湿的稻草上，盘算着如何打赢官司。对于桃机做官为人，他早有所闻，自己药杀老子，也是事实。大堂之上，他确实有些害怕，怕桃机当堂判案。当桃机宣布明日审理的决定后，他心里一喜，看来，这赃官是有意留出了打点的时间，这场官司稳操胜券了。

天黑下来，驴儿走到牢房门口，拿出几两银子递到狱卒面前，说：“牢头大哥，请帮忙传个话，就说我要见太守。”狱卒拿了银子，转身去了。过了一会儿，狱卒带一人来，说：“这位是州守大人的贴身侍卫，有事给他说吧！”驴儿马上取出在蔡家贪污的全部银子，拿出一块递到侍卫手上，说：“请侍卫大哥把这一点小意思转送州守大人，让大人判案之时给个照顾。就说驴儿至死不忘大人之恩，出狱之后更当加倍酬报！”侍卫接过银子、一笑，转身去了。驴儿这才放下心来。

第二天，桃机升堂审判蔡家一案。驴儿蔡氏婆媳刚到堂，这驴儿便大声申诉：“老爷，请您详察细情：她家姓蔡，我自姓张，她婆婆不招我父亲做接脚丈夫，她养我父子两个在她家做什么？您别看这媳妇儿年纪小，但她极是个赖骨顽皮，您不打，她大概是不会招供认罪的。”

桃机自从侍卫送来驴儿的银子，心里早就有了偏向。他便接过驴儿的话喝道：“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左右，挑选大棍子来，与我打这贱妇，看她招也不招！”

不容窦娥分说，几个如狼似虎的差役走上前来，把窦娥按在大堂之上。一时，棍棒如雨点般打在窦娥那柔弱清瘦的身上。

一看昏官如此审案，窦娥怒火中烧。还没等她大叫冤枉，棍棒已打得她疼痛难忍，她只觉得浑身火辣辣地疼，不一会儿，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一阵暴雨般的凉水又使她清醒过来。只听州官大喊：“招也不招！”窦娥抹去脸上的凉水和汗水，叫道：“冤枉呀！我没杀人，有什么可招！”

“再打！”

又是一阵急风暴雨般的棍棒落下，窦娥又一次昏了过去。

如此再三，窦娥已经皮开肉绽。在又一阵暴雨般的凉水喷来时，窦娥醒了过来。她强忍疼痛，睁开已有些肿胀的眼睛。公堂之上，州官正暴跳如雷；差役们拿棍的拿棍，泼水的泼水，驴儿站在一旁，一脸幸灾乐祸的奸笑；婆婆早已吓得浑身打颤，哆哆嗦嗦地跪在一旁，掩面不敢看她。

窦娥艰难地抬起头来，抹了一把脸的汗水、冷水、血水、泪水。她从这些人的面孔上看到了官府的黑暗与凶恶，看到了官员的卑鄙与无耻，看到了差役的凶狠和残暴，也看到了恶人的得意，看到了平民的懦弱！她身似刀刚，心如刀绞，她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

她大声喊道：

“这是什么世道！这无情棍棒如雨点般落下，叫我怎么受得了！婆婆呀！这都是你做的好事！到现在能怨谁呢？啊！天下前婚后嫁的婆娘们啊，你们都来

看看我今天这样子吧！”

“啊！是谁还在高声的叫骂，一声一声使我魂飞魄散！我刚还魂，才苏醒，却又昏迷过去！这难以经受的千般拷打，万种凌逼，一棍打下，一道血飞，一层皮脱！啊！这就是官府！这就是审案！”

“啊呀呀——，这灭绝人性的拷打，打得我肉飞绽，血淋漓！我无辜受此酷刑，腹中冤枉，谁人知晓！你们这群昏官，都说是我毒药张老头，我这样一个小妇人，去哪儿弄来毒药？天哪！这些官员为什么这么糊涂，这么偏听偏信！为什么覆盆照不出太阳的光辉！”

这桃机一听窦娥竟然骂到了他的头上，更加暴跳如雷。他从公案后头跳起来，手指血肉模糊的窦娥，大声喝道：“你招还是不招！”

窦娥也高声回道：“毒不是我下的，他父亲不是我药杀的，你叫我招什么！”

恼羞成怒的桃机见窦娥宁死不屈，眼珠一转：听驴儿说这窦娥平日最孝敬婆婆，我何不拷打老妪，以逼窦娥招供。便大叫道：“既然不是你下的药，那肯定就是这老妪了！来人，给我打这老婆子！”

差役们丢开窦娥，一哄儿把蔡婆婆团团围住，继而按倒在地。蔡婆婆早已吓得魂飞魄散，面如死灰，两只昏花浑浊的老眼死鱼般地注视着窦娥，嘴张着，却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

窦娥一看婆婆被按倒在地，心里刀绞一般疼痛；再看婆婆那老弱病瘦的身体和惊恐万状的神态，心想：我这么年轻，尚且经不住这三番五次的酷刑，婆婆年已高迈，大病初愈，说不定几棍下去就要了她老命！丈夫死时，我答应过他要把婆婆当母亲看待。今日的事虽然是她招惹来的，但她毕竟是一个愚昧糊涂的老人，是和自己相依为命十几年的婆婆。平时，她也把自己当女儿般看待，如若她今天有个三长两短，我如何向九泉之下的丈夫交待！再说，父亲临别之时，嘱咐自己要视婆如母。倘若是自己母亲受刑，自己能坐视不管吗？婆婆今日倘被打死，自己独自偷生，来日见到父亲，又怎么向父亲交待！况且，倘若婆婆真受刑不过，招供被斩，这张驴儿就会更无所顾忌地缠逼自己，自己一个弱女子，怎能抵抗像驴儿这样的流氓的施暴。失身于他，有污贞洁，与死有什么两样！罢了！为了婆婆的性命，为了自己落个清白之身，我只有以此身来承担这杀人之罪了。

想到这里，窦娥的疼痛似乎也减轻了一些，她镇静地对桃机说：“住手！休要拷打我婆婆！我情愿招供，张老头是我毒死的！”

桃机奸笑一声：“招了就好！谅你也拗不过我的棍棒。师爷，写好供词，让她画押。”

画押之后，桃机收好供词，当堂宣布：“刁妇窦娥，生性顽劣，下毒汤内，毒死婆婆接脚，实属十恶不赦，经本府察勘审理，本人招供不讳。现判窦娥死刑，择日押赴市曹斩决！差役，先给窦娥钉上重枷，戴上重镣，下在死囚牢内。窦娥，你还有何说？”

蔡婆婆一听要判窦娥斩刑，没等窦娥说话，便大声哭叫起来：“老爷，我的孩子冤枉呀！窦娥孩儿，这都是我年老糊涂，处事懦弱，送了你的性命啊！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呀！真正痛杀我了……”

听到“死刑”二字，窦娥并不吃惊，她知道只要招供，会必死无疑，她也再无话可说。对这些当官和不当官的无赖人，她有什么好说的呢？只是当她听到婆婆的哭叫后，不免有些自怜自伤，也生气婆婆招惹了这样的大祸，便对婆婆说：“我做了含冤负屈的无头之鬼，这都是你年老不守晚节招接脚的结果啊！自古人心不可欺，冤枉一时难辩，总有天知地知。你我为此事争到头，竟到底，到如今又怎么样？我情愿招认毒杀李老，这都是为你。婆婆呀！我要是不死，怎能救下你呀！婆婆，我去也！你好自为之吧！”

窦娥说完，毅然地随着差役，向死囚牢走去！

这一堂官司的审理，驴儿在一旁看得清楚，暗自庆幸自己昨晚的银子没有白花。差役带走窦娥，他匍匐向前，给桃机叩了几个响头，忙不迭地谢恩：“谢青天大老爷为小人做主，日后斩了窦娥，给小人的老子报仇雪恨了，小人终生不忘老爷大恩！”

蔡婆婆见窦娥被带走，更加痛哭不止，她边哭边喃喃地说：“日后市曹斩杀窦娥孩儿，真的要痛杀我了……”

桃机一案审完，对驴儿、蔡婆婆道：“张驴儿，蔡婆婆，你们不要谢恩，也不必啼哭，都取保状，随衙听候召唤！左右差役，打散堂鼓。牵我马来，送我回家！”

一堂官司就这样结束了。

一桩冤案就这样铸成了。

六、临大刑天诉冤情

楚州城西门外有一块不大的场地，夏秋收获之季，这里是农人打晒粮食的场所；平时，附近村庄的百姓把这里作为交易马牛猪羊的市场。今日，这里却不见了往日的熙熙攘攘。大清早，州府的军卒早已封锁了场周围所有的路口，牵

马牵羊进城市易的百姓被吆喝着绕道而走，另找场地。场的正北面，已用布幔芦席搭起了一座简易的棚子，棚前檐的上方正中写着“监斩棚”几个大字；棚中摆放着一张案几、一把椅子，棚外左边不远，竖着一根高竿，竿上挂着一张已有些肮脏的白幡旗，幡旗上书着一血淋淋的大红“斩”字，幡旗随风飘扬，周遭远处都能看到，活像一幅醒目的杀人广告。监斩棚前面的场地正中，有一新筑成的土台，台五尺见方，高约一尺。这便是斩杀犯人的斩首台。斩首台旁，竖着一根高约八尺的旗枪。

今日，这里是杀人的刑场。

每年秋后，桃机都要在这里斩杀一批犯人。早在桃机作县令期间，就非常注意清除那些反对自己的人，平民百姓稍有议论，只要让他知道，他是非杀不可的。升任州守后，他更懂得“杀人立威”之道。他之所以把西门外的场地作为刑场，也是出自这种考虑：一是这里是交易市场，过往人多，杀人的森严场景会有更多的百姓看见并且传扬，可以威吓那些不服官府的人；二者这里离州府很近，提押犯人方便，免去了路上被劫持之虞；三是这里就在西城门口，刑场稍有不测，监斩官员与警戒军卒可立即撤回城里。

今日，这里斩杀的犯人不是别人，正是窦娥。

辰时已过，巳时将到，刑场周围早已是人山人海。这时，一顶轿子将监斩官抬到场上。监斩官不是别人，正是桃机最得宠的帮凶——州府师爷。桃机虽然杀人如麻，但他自己从不监斩，他知道监斩犯人的风险，故而每每斩杀犯人，他都支派师爷前往刑场监视行刑。这一阵，他说不定正在私宅里搂着小姨太睡觉呢。

师爷下了轿子，四周打量一番，见军卒狱吏们早已准备停当，便走进监斩棚，坐了下来，对着场外围观杀人的百姓高声宣布道：“百姓人等听着：本官乃今日刑场监斩官是也。今日处决毒杀公公的女犯窦娥，你们要遵守刑场秩序！狱吏军卒们要严格职守，把住巷口道路，严禁百姓闲人进入刑场！”说罢，他扭头对站在棚外的传令兵道：“快令刽子手押解犯人到场伏刑！”

传令兵飞奔而去！

死囚牢里，窦娥度日如年。

从小到大清白做人，今日却屈打成招，要问斩刑，她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命运对自己如此残酷。那么多人把这肮脏的水泼向自己，把那杀人的罪名死钉在自己头上，为什么明明白白的案情却偏要这么糊里糊涂地审决？这些穿着官服、领着官俸的官员们为什么不听她的辩白却要听从那个一看就不是好东西的张驴儿的诬告？如张驴儿这样的流氓无赖为什么如此逍遥而且生活得如鱼

得水，像她这样本本分分、老老实实做人的人为什么如此命运多舛？人都说：“人有一亏，天有一补”，而我有如此之亏，天又如何补我？

在这不分白天黑夜的死牢里，窦娥也不分白天黑夜地想着自己的冤情。她恨透了那个诬她清白的坏蛋驴儿，她更恨透了那个不分青红皂白判她杀人罪的桃机太守，正是这些家伙沆瀣一气，互相勾结才使自己遭受了这不白之冤。眼看着刑期日近，而她的冤屈又向谁说，她曾几天几夜不吃不喝，不住口地大叫冤枉，连看守她的狱卒都同情她并说她确有冤情，然而一个小小的狱卒又有何能？还是那个狱卒说得好啊！那天，当她叫冤之声已因嗓子沙哑而喊不出的时候，狱卒对她说：“大姐，叫冤有什么用呢？你现在坐的这牢里，像你这样被冤枉的不知有多少？他们也和你一样不断地喊冤枉，可是他们到最后都作了刀下鬼。喊冤没用，不论怎么样，只要判了你死刑，除了到开刀问斩那一天有人提你外，其余时间只有我跟你在这儿，别人谁也不会来听你喊冤的！这世道就这样儿，我见的多了，怪，也就不怪了；冤，也就不冤了！大姐，你歇会儿吧！喊破了你的嗓子你受罪，别人谁也不知道！别人冤枉你，给你罪受，你自己再给自己找罪受，那就太划不来了！”

是啊，这世道就这样儿，那些当官的，也算是看透了，这些东西穿官服、着官帽，看起来是官，脱下这些衣冠还不都跟张驴儿一样。在这样的世道上，他们要整死你，还不跟踩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他们当然不会听你诉说冤情的。

想到过不了几天自己就不在人世，窦娥不禁心如刀割。她多么想念父亲啊！十几年音讯不闻的父亲究竟在什么地方？我的死讯如果传到年迈的父亲那里，他老人家能否经得住这个打击？但愿父亲科场得意，谋个一官半职。一想到父亲也许已经做了官，窦娥心里不禁浮上一丝暖意。她知道父亲的为人，父亲绝对不会像桃机这样的昏贪之官草菅人命，胡作非为，然而，父亲又在哪里呢？即使他真的做了官，他也许可以给其他人家的女儿洗雪冤屈，但他知道自己的女儿正在黑牢里叫喊冤枉吗？

对父亲的思念和希望，使窦娥那颗破碎的心稍稍有些安慰。

这一天，刑期将至，窦娥既希望这一天到来，早日结束这暗无天日的牢房生活；但她又害怕这一天的到来，一想到不能活着与父亲见面，她的心里就一阵阵绞痛，想着不一会儿，就是刑场赴死，她恨得牙齿咬得格格地响。她心里暗暗发誓：我死了，我的冤魂也不会饶过这些猪狗贪官、流氓无赖。

一声“押解犯人窦娥上刑场”的喊声一过，牢门随之打开，冲进来的吏卒七手八脚地给她带上枷锁，牵着她走出牢房，走出州府衙门，走过街上那如山如海般的人群。

毕竟是黑牢里的日子太久，她已不适应眼前那眩目的光线，腿脚也显得不那么灵活。

“快些走，快些走！监斩官在法场上已等候多时了！”

那催命的声音不断在耳边响起，身后又有人推推搡搡。这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时啊！窦娥心底不禁升起重重悲伤。

“我没干任何坏事却犯了王法，平白无辜地被刑讯逼供，我的冤屈惊天动地可有谁知道？顷刻间我就要成为刀下鬼，游魂先赴森罗殿，官家屈打成招，诬我罪名，皇天后土，你怎么也不为我鸣冤！”

“红日皓月啊，你每天每夜在空中高悬，天神天鬼啊，你掌握着凡人的生死大权，苍天后土啊，你应该辨析清浊，分清忠奸，可你怎么也这么糊涂，好坏不辨：那盗跖，杀人越货，你却让他富贵又寿延，那颜渊，忠厚仁义，你却让他贫穷命又短！天地呀，原来你也是这样的怕硬欺软，对世上的善无善报，恶无恶报竟如此顺水推船。地啊，你不分好歹，何以为地？天啊，你错勘贤愚枉自做天！天地如此不公，百姓冤屈难辩，我也只能双泪涟涟！”

窦娥大放悲声，引得围观的百姓议论纷纷。押送的刽子手见状，生怕出了事情，大声催促道：“快些走，误了时辰，我们担待不起！”

看着刽子手凶狠的样子，窦娥说道：“你看这么沉重的枷锁，扭得我左倒右偏；这么多的人拥得我前仰后合，我走得动吗？刽子手哥哥，你行行好，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你有什么话说？”

“常言道：‘前街里去心怀恨，后街里去死无怨’，希望大哥不要嫌路远，我们绕道后街。”

“你如今就要到法场上做刀下之鬼了，有什么亲眷要见的，你说一声，我叫他们过来，临死见一面也好！”

“唉，我孤身一人，没有亲眷，即使有很多的话，又能对谁说呢？只有这样吞声忍气空嗟怨了。”

“难道你娘家爹妈都不在啦？”

“我娘去世很早，只有爹爹是我亲人。可是，他十年前上朝应试，一去不回，至今杳无音信。唉！早已是十多年不见爹爹的面了。”

“那你刚才要我绕道后街，是什么意思？”

“我怕的是走前街会让我那婆婆看见。她是个风烛之年的老人，心地善良但却懦弱，我不想让她看见我这样子。”

“不是我说，你真是个善良的人，你的性命都顾不及了，还怕她看见？”

“不瞒你说，我是怕我婆婆看见我披枷戴锁赴法场餐刀，一时心急气堵，性命难保。大哥呀，我与婆婆相依为命十几年，杀了我，再气死她，那我们这个家就彻底完了。大哥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就行行好吧！”

刽子手拥牵着窦娥，边走边说，刚到刑场，忽然一声老年妇人的哭喊传来：“天哪！那不是我的媳妇吗？”窦娥循声望去。来人正是婆婆。

原来，蔡婆婆自从窦娥判死刑收监，她取保候审之后，一直住在楚州城里。再想着都因自己过错，才使窦娥遭此杀身之祸；越想越觉得心中愧疚悔恨，越觉得窦娥比自己刚烈正直，一定要在临死前见窦娥一面。今天一大早，她就挤在刑场周围的人堆里，等着窦娥被押送过来，一见窦娥披枷戴锁、披头散发的样子，蔡婆婆立时觉得像有人在她心上捅了一刀，大叫一声，向前扑去。

刽子手一见有一老姬扑将过来，一把推开道：“老婆子，靠后！”

一看婆婆已经看见自己，再回避已经为时已晚，窦娥对刽子手道：“大哥，你别推她，她就是我婆婆。她既然来了，你让她过来，我有几句话要对她说。”

刽子手一听这婆子就是窦娥的婆婆，便对她道：“这位婆婆，你过来，你媳妇有话要对你说。”

蔡婆婆见说，扑过来抱着窦娥的头痛哭道：“孩子呀，你受的罪，都是我的过错呀！看你这种样子，真比杀我还难受呀！孩子呀，真是痛杀我了！”

看见婆婆，窦娥也热泪不止，她劝婆婆道：“婆婆，事已至此，伤心也没用了，你不必过度悲伤，还要保重身子。婆婆呀，孛老之死，实在与我无关，那张驴儿把毒药放在羊肚儿汤里，实指望药死了你，好霸占我为妻，没料到婆婆你把那汤让给他老子吃，倒把他老子给药死了，我怕连累婆婆，便招是我药死孛老，实则为你开脱。婆婆呀，我就要赴法场受典刑了。午时三刻一到，我就成了无头之鬼……”

说到这儿，窦娥已泣不成声。蔡婆婆也哭成了泪人。围观的人群里，也不时有抽泣之声传出。就连一向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这时也红了眼角。

窦娥哽咽一会儿，又对婆婆说道：“婆婆呀，念窦娥被屈打成招当罪愆，念窦娥被斩身首不完全，念窦娥曾与你的儿子有过几年好姻缘，婆婆呀，望你可怜窦娥少爹无娘的身世，望你看在窦娥还服侍过你几年的份上，我死之后，您逢年过节将碗凉浆祭奠于我；在我的坟头上烧些纸钱，权当替你那死去的儿子祭奠媳妇。啊，婆婆……”

听窦娥这席临终之言，蔡婆婆更是肝肠寸断，她边哭边道：“孩子呀，你放心去吧！这些事儿我都记住了……天哪，这不痛杀我呀……”

嘱咐完这些后事，窦娥觉得心里有些轻松；看着婆婆哭得死去活来，窦娥

劝道：“婆婆呀，别哭了，哭哭啼啼，烦烦恼恼，怨气冲天，都没用了。这都是我窦娥时运不好，命途多难，才负这屈，衔这冤，婆婆，这些都与你无关，你老保重，我走了。”

说完，窦娥转身向法场中央的斩首台走去。

已时已过，午时将到。

监斩官稳坐监斩棚，对刽子手命道：“打开犯人刑枷，缚紧双手，挽紧头发，三刻到时，开刀。”

刽子手听见令下，一把推开蔡婆婆，喝道：“老婆子靠后，时辰马上就要到了。”说罢，推着窦娥走向斩首台。来到台上，刽子手推窦娥跪倒在台的前方，打开枷锁，取掉鬼头刀上的黄布套，摸了摸锋利的刀口，擎刀站在一旁。

监斩官州府师爷从监斩棚走了出来，例行公事地走到窦娥身边，问道：“罪犯窦娥，午时三刻马上就到，你还有何话要说，不妨说来，等一会儿就来不及了。”

窦娥被推跪在斩首台上，闭目等死。听完监斩官的问话，她觉得不可放过这一说话的机会，即使死在眼前，她也要向世人说明自己的冤屈。叫屈，也是死；不叫屈，也是死，不如痛痛快快地再喊一次冤、叫一次屈吧！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窦娥反而异常镇静。她想，那种呼天抢地的叫喊已经没人理会了，当官的昏贪聩昧，监斩官、刽子手只不过奉命行事，周围的百姓虽然也有同情之人，但大多皆为麻木的看客，鸣冤叫屈只能增加他们事后的谈资。而无言无语的自然是最公正的，我只有求助于天公来向世人展示我的冤情，抒发我内心的冤怨之气。

想到这儿，她对监斩官说：“监斩大人，如果你有一事肯依我窦娥，我死而无怨。”

“你有什么事，快快说来？”

“我要一领芦席，铺在斩台之上，我要站在这芦席之上接受斩刑；我又要一丈二尺白色练帛，把它挂在斩台边的旗枪之上。如果我窦娥确实冤枉，刀过头落，我一腔热血全部飞喷在白练之上，芦席上不洒我一滴热血。”

“好吧，看着你死到临头，这一条就依了你吧！”

监斩官说完，就命人取来一张芦席，铺在斩首台上；又命人拿来一丈二尺白色练帛，照窦娥所说挂在旗枪之上。

窦娥看着这一切，心里暗自对天祈祷：天哪！不是我窦娥怕死才发这无头的誓愿，我的冤情确实不浅啊！如果苍天你不显示自己的圣灵以昭示世人我的沉冤，那么你也就不就是湛湛青天。我不要半点热血洒落红尘，都要它喷射在八

尺旗枪之上，把白练尽染。血染的白练高空挂悬，让四周的人们都看见：我的一腔无辜的血如苍弘化碧，似望帝啼鹃。

执刀在手的刽子手看着窦娥一时不语，对天沉思，催促道：“你还有什么话，此时不对监斩大人说，再想说就没机会啦！”

窦娥从对天祈祷的沉思中醒来，对着监斩官说：“大人，如今是三伏天气，天气十分炎热，如果我确实被冤，我身死之后，天气骤寒，大雪纷飞，厚达三尺，掩住我窦娥尸体，才会雪停云雾。”

监斩官哈哈大笑道：“你是吓糊涂了吧！这等三伏天气，热得狗的舌头都掉了出来，你就是有冲天的怨气，也召不得一片雪来，哪里还有三尺鹅毛大雪。可不是胡说！”

见监斩官不以为然，窦娥正色道：“你说是暑气盛，天热似火焰，不是那数九寒冬下雪天，难道你不知道六月飞霜因邹衍？如果有一腔怨气似火喷发，定能感动天公，彤云来积，朔风助寒，高天寒流滚滚，雪花飘落似绵，覆盖这肮脏的大地，也覆盖我的冤屈之体，免得我尸骸暴现。天公不会冤我，他一定会这样。如此，我还要什么白马素车来送葬，还要什么古陌荒阡堆莹”。

说完这席话，窦娥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监斩官已有些不耐烦了，还没等监斩官开口，窦娥又说：“监斩大人，如果我窦娥确实冤枉，从今日以后，这楚州地面要大旱三年！”

监斩官一听，有些恼怒，大声呵斥道：“你说这话，话该打嘴。有你这样起誓的么？”

窦娥反驳道：“你以为天公跟你们这些当官的一样，不会应验我的誓语，不会可怜我这无辜的冤妇，你根本不知道人的诚心也会感动天公，天公无私，他一定会从我心愿。因为只有他知道我的冤深如海、大如山。你以为我临死心有怨气，也不愿其他人过好日子，要这儿三年不降一滴雨，难道你不知道很早以前就有天公。曾为一孝妇蒙冤而久旱的事？天公的惩罚如今轮到你们这楚州地面，这都是你们这些官吏贪赃枉法，草菅人命，惹怒天公！只可怜无辜百姓有口难言。”

这时，天色突然大变，刚才的骄阳已被阴云遮掩，从北方刮来的风已带有些许寒意，北风越刮越猛，寒意愈来愈烈。围观者一个个瑟瑟发抖，刑场上的旗枪被刮得东摇西晃。刽子手手扶旗杆，自言自语道：“这天怎么一会儿就阴了呢？这风怎么这么冷？”

天色阴暗，彤云密布。窦娥见状，知道是天公在为自己鸣冤，她大声喊道：“浮云呀，你为我而阴；悲风呀，你为我而旋。我的三桩大愿就要应验了！可是，

我也就要死了呀，我看不见这大愿的应验，婆婆呀，你就替我看看那六月飞雪，大旱三年。到那时，身着夏衣的人感到了飞雪的寒冷，就会知道我窦娥的似海深冤，到那时，楚州的百姓三年不见一滴甘霖，就会知道我窦娥是一个屈死的冤魂！”

窦娥刚刚说完，寒风中刽子手的鬼头刀已经落下，窦娥的尸体扑通一声倒在了斩首台上。这时，飞飞扬扬的大雪突然降下，雪花在空中随风飞舞。

监斩官大惊失色：“啊！真的下雪了，有这等怪事！”

再看斩首台上，除了窦娥尸体之外，并无半点鲜血。监斩官抬头一看旗枪，只见一道血红练帛随风飘舞。窦娥的热血确实全喷到了白练之上，雪白的练帛变成了血红一片。

刽子手惊异非常，他对惊魂未定的监斩官说：“我平日斩杀犯人，满地尽是鲜血，而今日斩这窦娥，地上、芦席上没有半滴血迹，而血却全飞到了那丈二白练之上。委实奇怪。”

监斩官也觉得奇怪，他沉思一会儿，对刽子手说：“看来这窦娥的死罪必有冤屈。天公不可欺。这两桩大愿都应验了，不知道大旱三年的大愿准也不准？且看后来如何。”

刽子手有些恐怖地说：“前两桩都应验了，这后一桩还能不应验？三年大旱，肯定颗粒无收。我们还是想办法存点粮食吧！”

监斩官点点头道：“你说得也对！”

这时，雪越下越大，天越来越冷。围观的百姓早已散去，周围只剩下那些守护刑场的军卒狱吏和早已昏死在一边的蔡婆婆。他们一个个衣着单薄，在凛冽的寒风和飞扬的雪花中瑟瑟发抖，不一会儿，雪已有一尺多厚，监斩官直冻得嘴唇发抖，他不得不把一面旗子裹在自己身上。面对木鸡般站立的军卒狱吏，他边发抖边说：“左……右……不必等待……雪晴……扒开积雪……抬走她的尸首……还给那位蔡婆婆……让她好好安葬去吧……”

众军卒狱吏如梦方醒，一个军卒唤醒蔡婆婆，其余的七手八脚地抬着窦娥的尸体，在风雪交加中向城门走去。

七、亲父前冤魂显灵

黄昏日暮，楚州州厅驿馆最上等的房间里，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窦天章正来回踱步，重重心事使他不能安坐。

旧地重游，窦天章感慨万千。想当年离开楚州上京应考，到现在已经16年了。那时的楚州，虽不很富裕，可也不是眼下的这种样子。沿途所见，真使他怵目惊心。且不说那一禾不生的龟裂的田地，就连路边的大树也都株株枯叶。按季节，这时正是树叶最茂盛的时候呀！来楚州所走的官道上，浮尘就有一尺多厚，他的一队仪卫人马一个个像土行孙一样满头满脸都是烟尘。自己那顶轿子的大红帷幔也被尘土染成了黄色。再看路旁的村庄，村村死一般沉寂，既无人走动，也无鸡鸣犬吠。派人去探查，说是村中已无一人。楚州的旱情实在太严重了。怪不得朝堂之上，皇上忧心忡忡地向群臣宣读楚州大旱的奏文。皇上亲自宣读地方来京奏文，这在本朝是极其罕见的。他看得出皇上对楚州旱情的重视。遴选楚州的钦差大臣时，皇上两只眼睛一直盯着自己，他知道皇上的用意，这次钦差大臣非他莫属了。实际上，皇上和他心里都明白，巡察像楚州这样的灾祸地区，不是肥差，无油水可捞，朝堂之上的文武班队里是不会有人争着要去的。派到别人头上，也说不定会被乱七八糟的理由拒绝。这样出力又没油水的差事只有自己了。这种事情已不止一次。这也正是皇上十分器重自己的缘故。

说心里话，这次巡按楚州，他是十分愿意的，即使皇上不委派他，他也要婉言相争。16年来，他时时刻刻想着楚州，早就想来一趟了，来寻找自己别离16年的女儿端云。

当年，他科场得意，被点为一甲榜首，皇上亲自廷试，策论、词赋、三坟五典，他都对答如流，深得皇上宠爱。翰林院实习一段后，他被擢升为参知政事。在参知政事任上，他廉能清正，节操坚刚，朝野上下，一片政声。以后，凡是皇上感到棘手为难的事，都交他去办理。每一件事，他都详察细问，小心翼翼，处理得非常漂亮。逐渐，在朝堂列班的文武大臣中，他成为皇上最倚重的大臣。京城站住脚后，他曾派人去楚州接端云一家进京，不料当地兵乱，她们一家已逃离原来的村子，没能找到。后来，他曾多次派人寻找，都没有结果。

楚州大旱，两年前地方就有奏报。只是大家按以往经验，以为旱的时间是长了点，但雨早晚是要下的，不予重视；有的朝臣还说这是地方官不好好牧民治业，危言耸听，向朝廷伸手要钱。所以皇上也就把奏折搁在一边，不再理会。没想到大旱持续了三年，最近的一份奏折是通过他送到皇帝的龙案上的。奏折上的“赤地千里”、“一苗不生”、“十室九空”、“盗贼蜂起”等语着实使他大为震惊，就连皇上看了也忧心忡忡。朝堂之上，皇上当着所有大臣的面加封他“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头衔，命他在察灾、赈济的同时，随处审囚刷卷，体察贪官污吏，并给他先斩后奏的权力。

第一次听到楚州大旱的消息，他就坐卧不安，自然地想到了女儿端云。他

不知道端云一家现在何处，大旱会不会影响她们的生活？廷堂之上第一次奏议论楚州大旱的那天上午，他就想请命前往，无奈大臣七嘴八舌，皇上也没有重视，他也不便强争，怕落以公济私之嫌。这次领命，他不敢怠慢。好在他在京城没有家小，也没有多少积蓄。领命的当天，他留了几个佣人照看府第，吩咐了他们应注意的事情，第二天一大早，就辞别皇上，出城上路。

几天的行程，他确实有些疲劳。按说，他才到知天命之年，不至于这样不当鞍马劳顿，但是这十几年来，他勤于政事，夙兴夜寐，废寝忘食，只怕有负皇上，加上思念女儿，伤心劳神，眼睛已经昏花，须发亦早斑白，体力也大不如以前了。

他踱了一会儿步，看看天色已晚，才在一把太师椅上坐下来。十几年的宦海生涯，他已养成了遇事不慌、沉着冷静的性格。他暗自奇怪今天怎么这样沉不住气。看来，这都是因为思女心切啊！今日天已晚了，再心切也只有等到明天了。

想到这儿，他唤来贴身侍从张千，告诉他说：“你告诉州中那些大小属官，就说老夫今日劳累，想要安歇，请他们明日早上再来参见。”

张千领命而去，他和衣躺在床上，想好好休息一会儿。可是，不知为什么，躺了好大一会儿，却一点睡意也没有。

看看天已完全黑了下來，他想，与其这样清清楚楚地躺着，不如看些文卷，明日好开展工作。想到这儿，他起身下床，唤来张千吩咐道：“你去文房典吏那里，看看有没有应该复查的案卷。如有，全都抱到我房间来。我这会儿毫无睡意，先看几宗，好安排明日的的事情。”

张千抱来了一大堆文卷，放在他的几案上，替他点上烛灯，看着张千不住地打呵欠，他说：“张千，你们也奔波了几天，挺辛苦的，去和其他随员一块休息吧！我有事会叫你的。”

张千打着呵欠去了。

窦天章掩好房门，坐在几案之前，打开了第一宗文卷。

“犯妇窦娥，用毒药致死公公……”

“哎呀！我看这头一宗文卷，犯人就与老夫同姓。用毒药致死公公，乃为十恶不赦之罪，我的同姓之人也有不畏法度的。算了，这是已经结案的文卷，不看也罢。”

窦天章自言自语，边说边将这宗文卷压在下面，打开第二宗文卷。

忽然一阵困倦袭来，窦天章长长地打了一个呵欠。

“怎么刚才毫无倦意，才看一会儿就昏昏欲睡了？看来，还是年纪不饶人哪！”

加之这几天鞍马劳顿，休息不好，我不如就伏在这几案上，打会儿盹吧！”

窦天章伏在几案之上，沉沉入睡。

窦娥被斩之时，一股冤魂离体而去，在大雪纷飞的空中游荡。两个鬼卒走将过来，牵着她来到了森严的阎罗大殿。她向阎王哭诉了自己的冤情，发誓要报这血海深仇。阎王见她说的句句是真，可怜她冤枉被杀，特许她的魂灵暂住望乡台寻机报仇。并告诉她，你的第三大愿正在应验，三年之后，你的父亲作为朝廷命官来楚州巡访、赈灾，你可托梦于他。那时，你的大冤可申，深仇可报。楚州的三年大旱也将结束。三年之后，你再来本殿脱胎转世。

望乡台上，窦娥的冤魂整整守候了三年。三年之中，她溢满泪水的双眼每日望着楚州的官道，盼望着父亲的那顶官轿出现。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当她看见楚州官道上的一顶大红官轿在飞扬的尘土中时隐时现时，她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悲伤，痛苦和委屈如决堤之水一泄而下。

“我每日哭哭啼啼，守住在望乡台上，盼只盼父亲的官轿能早日来到楚州，帮我洗雪血海深仇，使那些流氓恶棍、贪官污使依法受戮。我这孤鬼游魂每日里停停走走，在这云里雾里、风里雨里慢慢地游，哪一天才能看到，刑场上砍去仇人的头。这一天快要来到了，我多么想快快地见到父亲，向他说明事情的原由。”

好不容易等到晚上，窦娥之魂迫不及待地飞离望乡台，向父亲下榻的州厅驿馆游来。

来到父亲的房间，看见父亲正在审读文卷，她多么想扑在父亲怀里大哭一场，细细向他老人家诉说自己十三年人间的酸甜苦辣和三年阴间的孤魂浮荡生活，可是，阴阳相隔，父亲既看不见她的身影，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她只有让父亲沉入睡乡中，待父亲梦中灵魂出游之时，再跟他说话。

窦天章刚一入睡，便看见女儿端云哭啼而来。如果没记错的话，女儿应该是 23 岁了。她长高了，出落得亭亭玉立。她为什么哭哭啼啼，是蔡婆婆和儿子对她不好，还是有什么别的伤心事？对了，女儿 16 年没见自己，今日相见，乐而流泪。再一细看，女儿漂亮的脸上怎么如此憔悴，好像多日没吃饭的样子？对了，这楚州三年大旱，肯定是她家也受大旱灾的影响，没有收成。我在女儿 7 岁时离开她。这 16 年来，她在人家家里为媳，肯定受了不少苦，我只顾自己前程，使女儿受此大苦，实在对不起女儿呀！今日一见女儿，窦天章也不禁老泪纵横。

“端云孩儿，你在哪里呀！”

他禁不住大喊一声，想去拥抱女儿，女儿突然无影无踪。他也从梦中惊醒。

天，依然是这么黑；夜，依然是这么静；烛灯依然亮着，一切和自己入睡前一模一样。

“好怪呀！老夫才合眼睡去，就梦见端云孩儿来到跟前，她的一举一动，都像在白日里见到一样。”唉，这都是自己思女心切，才有此梦。算了吧，一切到天亮再说，还是再看几字文卷吧！”

窦娥的魂影正待跟父亲说话，忽见父亲醒来，便很伤心的站在一旁。她见父亲又去看文卷，便走到烛灯前，扇摇灯焰。她多想让父亲知道自己这时正站在他的跟前。

窦天章打开文卷，正待细看，忽然烛灯的光焰摆了几下，似明似灭。他起身看看，窗户关得很严实，且有厚厚的窗帘；门也关得很严，没有缝隙。这风从哪儿来？

“奇怪，这灯焰怎么无风而动？张千已经睡着了，还是我自己剔一下吧！”

窦天章起身去剔烛灯，窦娥赶紧走到几案前，把父亲刚看过的第一宗从下面翻了上来。

窦天章剔好了烛灯，回到几案前，又看起文卷来。

“犯妇窦娥，用毒药致死公公……”

怎么又是这宗文卷？我刚刚看过它，并把它压在了文卷的下面，它怎么又回到上面？这本是结了案的一宗文卷，还是把它压在下面，另看一宗吧！

窦天章又把这宗文卷压在了下面。

窦娥魂影见状，又去扇摇灯焰。

窦天章再去剔灯，窦娥又把记载自己冤案的文卷翻在了上面。

窦天章再看文卷，文卷上面依然写着：

“犯妇窦娥，用毒药致死公公……”

如此再三，窦天章非常疑惑：

“我刚才分明将这宗文卷压在了下面，刚剔好了灯，它怎么又翻在上面了，莫不是这驿馆有鬼？倘是无鬼，这桩事案必有冤枉。”

“且待明日再说。我先看别的文卷吧！”

窦天章刚打开文卷，烛灯又如前般晃动。

窦天章又起身剔灯。

窦娥魂影见父亲还没有明白自己的苦心，便再也顾不得作鬼的忌讳和阴间的禁令，又去翻动文卷，不料和正起身剔灯的父亲撞个满怀。

窦天章觉得有一个人影和自己相撞，心想这儿还真的真有鬼，便拔出剑来，猛击几案，喝道：“呸，这楚州厅驿馆还真的真有鬼！鬼魂听着，老夫乃朝廷钦差带

牌走马肃政廉访使，你要再向前来，老夫定将你挥作两段！”他转身大叫：“张千，快起来，有鬼闹事，吓杀老夫也！”

无奈张千等随员一路劳累，睡得太死，没有应声而至。

窦娥魂影跟窦天章撞了个满怀，见窦天章大吼大叫，挥剑乱砍。她想，十几年不见，为官的父亲也有当官的脾气了。他见到异常情况，不想自己的女儿，却胡乱猜疑；听到我的哭声，他却吃惊害怕。唉！你这个当官的窦天章真是威风大呀！怎么一点不像当年离楚州时的那个穷秀才父亲呢？再仔细一看，确实是自己的父亲，只是额头上多了几道皱纹，头发已成灰白，脸上的肌肉也有些松弛——父亲确实老多了。

看到这里，窦娥魂影再也顾不得许多，她大叫一声：“爹爹，我是你的孩儿窦娥！孩儿多想你呀！爹爹呀，孩儿在这儿给您磕头了！”

窦天章见那鬼魂口叫爹爹，并给他磕头，很是诧异，问道：“你先别磕头，我且问你，你说窦天章是你的父亲，并说‘受你孩儿窦娥一拜’，你敢是认错人了吧！不错，我是有个女儿，13年前我离开她时，她叫端云，那年她7岁，我离去时送她给蔡婆婆做了儿媳。你名叫窦娥，虽是同姓，但名字却不一样，你怎么就说是我的女儿呢？”

窦娥魂影见爹爹疑惑，便解释道：“爹爹，你将我给了蔡婆婆家，你走后蔡婆婆给我改了名字，从此以后，我便叫窦娥了。”

窦天章还是有些不信，问道：“你既然是端云孩儿，我不问你别的，这药死公公的是你不是？”

“案卷上的名字就是孩儿！”

窦天章一听，不禁火冒三丈，他斥责窦娥道：“你这不明事理、不懂妇道的妮子，老夫想你、爱你，为你啼哭得老眼昏花，忧愁得鬓发斑白，你却不守家教，不守妇德，犯下这十恶不赦之大罪，受了极刑！我今日官居台省，执掌刑名，受皇上差遣来此两淮地面审囚刷卷，体察民情，惩治贪官污吏。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但你也是犯有十恶大罪的犯人，老夫如果为你翻案，怎么去惩治他人？我当初将你嫁给蔡家，是要你遵守三从四德。这三从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四德者，事公姑，敬夫主，和妯娌，睦街坊。这些我多次教导于你，你非但不听，反而药死公公。这十恶之罪，谁人赦得了你！我窦家三辈之内无犯法之男，五世之中无再婚之女。你药死公公，早丧人伦；辱没祖宗世德，败坏我的家风，又连累我的清名。你是如何药死公公的，快快与我从实细说，不要虚言支对，搪塞罪孽。如果你说的有半厘差错，还要欺瞒于我，我将牒发你于城隍祠内，教你永世不得转投人胎，罚你在阴山永做饿鬼！”

窦娥魂影见父亲认了自己，很是高兴，正待要将自己的冤情细细叙说之时，只见父亲脾气大发，骂她不守妇德，辱没祖宗，败坏家风，她一下子委屈得大哭起来。蒙冤三年以来，她的孤魂守在那寂寞的望乡台，眼睛死盯着楚州官道，为的就是向自己唯一的亲人诉说心中天大的冤屈。为了这一天，她在阎君那里推迟了投胎转世的日期，她不像其他鬼魂那样无拘无束地东游西荡。这一天终于来了，为官过于正直的父亲一见面，没有爱怜，没有安慰，却狠狠地骂了自己一顿，难道当了官的人都如此铁石心肠吗？

想到这儿，窦娥哭得更加伤心了。

见女儿魂影大哭不止，窦天章也很伤心。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毕竟女儿已成为泉下之人。十几年的魂牵梦绕，眼为之昏花；十几年的念念不忘，鬓发为之斑白，却是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时刻与女儿的魂影相见。阴阳相隔，永为异路，多亏阎君老子网开一面，否则就连这人鬼相会也不可能了。看着女儿那悲痛欲绝的样子，听着女儿那撕人心肺的痛哭，窦天章的眼泪也止不住流了下来。女儿已经死了，无论冤情是真是假，他都应该尽一个父亲的责任。可是，他现在身份不仅仅是父亲，而且是朝廷命官，他不能因为父女之情而为一个药死公公的犯妇翻案，落一个以公济私的恶名。皇命在身，不由自己呀！

窦天章止住眼泪，稳住心神，对魂影道：“孩儿，你既然承认文卷上写的犯妇窦娥是你，作为儿媳，药死公公，于人伦大悖，于天理难容，州官判你典刑，你罪有应得，这你应该明白。斩首之后，你就应该去阎罗殿听候发落，或许还能投胎转世，重新做人。你却不归地府，孤魂游荡，难道就是为了见我一面吗？”

窦娥魂影见父亲和气了许多，便也止住了哭声，说道：“爹爹，孩儿是窦家的女儿，知道窦家的世德家风。孩儿怎敢做出有辱祖宗、败坏门风、连累父亲的事情。药死公公，实在是冤枉了女儿。女儿被斩之后，冤魂不散，得阎君恩许指点，孩儿的冤魂在望乡台上已守望三年了。三年里，孩儿时刻盼着爹爹的大轿出现在楚州的官道上。孩儿欲见爹爹，一是想再看一眼爹爹。16年来，女儿无时无刻不在想爹爹呀！女儿也非常害怕爹爹和孩儿一样不在人世。今日见到爹爹这般荣耀，孩儿也就放心了。二是想让爹爹替孩儿申冤昭雪，还女儿清白之名。爹爹如今执掌刑名，势剑金牌，威权万里，朝野服从，铲除几个贪官昏宦，惩治几个恶棍无赖，想来不是难为之事。如此，女儿即使在九泉之下，也记爹爹深情大恩。

窦天章听着女儿的诉说，心里也十分痛苦。端云这孩子从小懂事，胆子小得连一只蚂蚁都不曾踩死，怎么能药杀公公？既然连阎君都同情她、指点她，也许这真是一桩冤案，不妨让她仔细讲来。

“端云孩儿，既然判你药杀公公是冤枉了你，你不妨把冤情细细讲来，爹爹好替你鸣冤昭雪！”

窦娥魂影擦干眼泪，止住悲声，把自己的蒙冤经过，详详细细地说给父亲听。

说到最后，窦娥魂影依然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她痛苦地说：“爹爹，孩儿把案情的来龙去脉全说给了你。孩儿没有其他奢望，只希望爹爹能主持公道，让孩儿别做冤死之鬼，让天下人都知道孩儿是一个刚烈贞节的女子，是一个贤惠孝顺的媳妇；知道孩儿没有辱没祖宗，没有败坏门风，没有行凶杀人。也让天下人知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冤枉者总有平反昭雪的时候。爹爹呀，孩儿不告官司只告天，心中怨气口难言。防他老母遭刑宪，情愿无辞认罪愆。三尺琼花骸骨掩，一腔鲜血练旗悬。岂独霜飞邹衍屈，今朝方表窦娥冤。”

听到这儿，窦天章已泣不成声，他没想到女儿纯朴的心灵受了这么大的冤屈，柔弱的身躯承担了这么大的不幸。这都是我的罪过呀！我对不起女儿，我对不起她死去的母亲！我一个堂堂男子，竟然没有保护好自己女儿，我更对不起列祖列宗啊！”

他泪眼模糊地看着女儿那飘忽不定的魂影，心似刀割。

窦娥魂影继续说道：“爹爹呀，这文卷记载没记载女儿的冤情，您难道看得出来？女儿这似海深冤怎么能永沉海底，我还要忍耐到何时？爹爹呀，我坚守贞烈，不顺从他人，却要以热血为代价；我坚守家风，不肯辱没祖上，却要以生命为代价。爹爹呀，我每日守在望乡台，一股魂灵怨哀哀，您现在身为钦差大臣，执掌刑名大权，您仔细地琢磨一下文卷记录，看谁坏了纲常，乱了道法；您再把那违法乱伦之徒绳之以法，千刀万剐，为女儿申冤，为国家护法，为朝廷立威，为民众立德。如此，女儿将含笑于九泉了。”

听到这儿，窦天章大叫一声：“啊，我那屈死的女儿呀！这不活活痛杀我啊！……”叫声未绝，他便昏了过去。

良久，窦天章醒了过来。他强忍悲痛，对仍然哀哀啼哭的女儿魂影说道：“孩子，我且问你，这楚州三年不雨，可真个是你大愿的应验？”

“孩儿刚才已经说过，确实是孩儿大愿的应验。”

“孩子，真是如此，待爹爹明日勘验案情，详审文卷，为你做主。孩子，你不知道爹爹此时多伤心呀！你青春年少，温柔贤惠，正是活人过日子的好时光。正因为如此，爹爹的伤心才超过常人十倍。孩子，你看丑时已过，寅时将至，恐怕天快亮了，你先回去。你毕竟已成鬼魂，再晚恐怕就回不去了。天亮之后，我把文卷改正明白，替你申冤。”

窦娥魂影深情地向父亲一拜，飘忽而去。

窦天章虽说一夜未眠，此时却毫无倦意。女儿的遭遇使他伤心，女儿的冤情的使他愤怒：天下竟有这样的恶棍，地方竟有这样的昏官，我不除去这些不良之徒，誓不为人！

窗棂上已有微熹透进，早起的鸟雀已在树梢喳喳鸣叫。窦天章开门来到院子。

“啊，天亮了！”

他转身走到耳房门口，见房门紧闭，知道这一伙随员还在酣睡。他敲了敲门，叫道：“张千，天亮了，快起来，准备准备，老爷我今天要升厅坐衙。昨晚我看了几宗文卷，半夜有一鬼魂前来诉冤，我唤了你好几次，你都不应，你真贪睡呀！”

张千开门走了出来，边揉眼睛边嘟囔道：“老爷，我们实在太困了，一倒头便呼呼大睡，鬼魂诉冤，老爷传唤，确实不曾听见。小人该死，老爷息怒！”

张千是窦天章的心腹侍从，性格乐观，平时油嘴滑舌惯了，窦天章也不跟他计较，指责道：“别说这么多啦！赶紧去唤醒其他人等，收拾好驿馆大厅，老爷我今天要坐堂审案！”

张千一溜烟似地去了。

驿馆暂作钦差衙门，大厅权作衙门大堂。几案摆好，仪卫齐备。窦天章衣冠整齐，威严地坐在几案后边。

一应仪式过后，窦天章升堂议事。

“宣楚州太守进见！”

楚州太守入见，叩见完毕，站在一旁。

“宣州府各房官吏进来！”

楚州州府各房官吏鱼贯而入，叩见完毕，站在州守后面。

“蒙皇上亲点。本钦差巡察两淮之地，其他地方，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唯有你们这楚州一郡，三年不雨，大旱酷烈，请问太守，这是为何？”窦天章威严地看着州守，问道。

“回禀大人，这个……这个天道亢旱，乃是楚州百姓之灾，小官等不知为何！”州守嗫嚅而答。

“天道亢旱，百姓遭灾，作为州官，应当检点平时牧民治业的得失。有过即改，有失即纠，天公宽恕，黎民原谅。有过而不检不改，天公自然发怒，降灾惩罚。楚州三年不雨，这难道不是尔等的罪过吗？”

“大人息怒，小的自任州守以来，勤恳政事，体恤百姓。小的实不知罪！”州

官还想狡赖。

“好一个勤恳政事，体恤百姓！我且问你，三年前，山阳县有一用毒药谋死公公的犯妇窦娥，被尔等判为死刑。问斩之时，她发愿说‘若是我被冤枉，这楚州大地三年不雨，寸草不生。’可曾有这件事？”

“回禀大人，窦娥一案乃是前任州守桃机所判，实在与小官没有关系。现有文卷，请大人查验。”

“哼！像桃机这样的糊涂昏官竟能一升再升，真是没了王法！我且问你：你是他的继任。上任之后，三年不雨，你竟无动于衷，当你的太平官？你就没有查过州县官员有无逆天扰民之事？三年之中，你就没有祭奠过这个冤妇？”

“大人，小官虽未尽职，但前任所结案子的文卷，还是看过的。犯妇窦娥药杀公公，系十恶不赦之罪。斩杀之后，当然不设灵祠，所以小官不曾祭奠。”

“你身为州守，想来也是读过几年书的。昔日汉朝有一孝妇守寡，她的婆婆自缢而死。她的大姑子诬告孝妇杀死了婆婆，东海太守听信一面之词，不做详察细审，判那孝妇死罪，将她斩首。孝妇冤气冲天，天公发怒，为昭示孝妇之冤，三年不曾下雨，后一钦差于公重审狱案，仿佛见那孝妇抢卷哭于厅前。于公详细审查，见那孝妇着实冤枉，遂改正文卷，并亲祭孝妇之墓。祭奠甫毕，天乃大雨。今日尔楚州大旱，岂不正与此事相类？”

“汉代孝妇蒙冤之事的书，小人是读过的。不过，小人……”

“不过什么？如果没有冤狱，楚州哪里会三年不雨，寸草不生！天公发怒，百姓遭殃，全是你们这些糊涂官所致！那冤妇窦娥的魂影昨晚已向我说明冤情。如果无冤，一女鬼之魂能游荡三年而不归地府？张千，老夫与你金牌一张，你速去山阳县，令山阳县速将张驴儿、赛卢医、蔡婆婆等一千人犯，于明日上午准时解来，毋得违误片刻！”

“遵令！”张千接过金牌，匆匆而去。

窦天章又对另一差役道：“宋万，着你轿子一顶，去请楚州前任州守桃机前来，和老夫同审此案。”

宋万领命而去。

第二天一早，窦天章早早升堂，州府官吏照例列站堂上，等候讯问。

不一会儿，张千及山阳县令押解张驴儿及蔡婆婆上堂。宋万也把桃机请到。

窦天章一看张驴儿那模样，就明白这东西绝对不是个好人。面对诬陷女儿于死地的仇人，他恨不得一刀剁了这家伙。再看蔡婆婆，她比16年前老多了：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佝偻着腰，拄着一根烧火棍，怯怯地站在一旁。糊涂的老太婆呀，我女儿是为了不让你受皮肉之苦才屈打成招的呀！

他强忍愤怒，开始审案。

“你可是张驴儿？”

“小人是！”

“你可是蔡婆婆？”

“民妇是！”

“赛卢医是重要人犯，怎么不曾解到？”

山阳县令赶忙跪倒：“启禀大人，赛卢医三年前就逃走了。小人已派捕快追缉去了，缉拿归案后，小人马上解来。”

窦天章听罢，一想也只有如此了。今天就先审这两人吧！

“张驴儿，那蔡婆婆是你的后妈吗？”

“回禀大人，蔡婆婆委实是小人后妈！”

“你当初告官，说是窦娥药死了你的父亲。窦娥的毒药是从哪儿来的，文卷上不曾记载，你知道是谁合的毒药吗？”

“小人知道，是窦娥自己合的毒药。”

“这毒药的合成，必有一个卖药的药铺。窦娥乃一少年寡妇，想必平时很少上街走动，也不认识几家药铺，她能在哪里讨得毒药？张驴儿，你老实讲，这毒药是不是你合的？”

窦天章单刀直入，点中要害。张驴儿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但他又马上镇静下来。

“回禀大人，若是小人合的毒药，小人不药别人，倒药死自家老子！这于情于理都是不通的。请大人明断！”

审理到这儿，窦天章有些犯难了。张驴儿确是合毒之人，但这个家伙油嘴滑舌，能言巧辩，关键人物赛卢医在逃，苦无证据认定他是罪犯。倘若赛卢医一时不能归案，这案子还得再拖下去。那样，女儿的沉冤何时才能昭雪。他心里暗暗发急：我那屈死的女儿哟，这一节是这个案子的关键之处，赛卢医未曾解到，你若不来自辩，教为父怎么审个明白？你的冤魂这时在哪里呀！”

正在窦天章为难之时，突然，大堂之上传来了愤怒的女声：“张驴儿，你这无赖，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

这正是窦娥魂影的声音。原来，昨天离开父亲的房间，窦娥魂影并未走远，她一直跟随在父亲身后，刚才一听父亲念叨自己，她想，现在该是我说话的时候了。

听到她的声音，窦天章暗暗高兴。张驴儿却吓得瑟瑟发抖。

窦娥魂影直逼驴儿：

“张驴儿，这毒药不是你合的，是哪个合的？”

瑟瑟发抖的驴儿颤声大叫：“有鬼，有鬼！”

“是的，我确实是鬼。我有鬼形而无鬼心，而你张驴儿，虽无鬼形却心中有鬼。你当日下毒药在羊肚儿汤里，本想药死我婆婆，再逼我做你老婆，不想我婆婆没有胃口，你那馋嘴的父亲吃了。你药死了你的老子，你今日还敢抵赖！我一见你这个流氓无赖，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我只问你，你这毒药是在哪儿合的？你本意想药死我婆婆，然后再将我霸占。谁知却把你亲老子药死。此后反而诬我大罪，让我替你承担罪责！你还有一点人味儿么？……”

窦娥魂影越说越气，狠狠地打了张驴儿几个耳光。

张驴儿摸着热辣辣的脸面，狡赖道：“大人说这毒药是我合的，但合毒药必然有个卖药的药铺。如果大人能找到那卖药的人和小人对质，小人便招供承认，死亦无词。”

“张驴儿，你不要嘴强，那卖药的人到来之时，就是你伏法之日，你等着吧！……”

窦天章话未说完，就听见门外一声高叫：“山阳县捕快续押犯人赛卢医到！”
窦天章大喜。

张驴儿却吓得瘫在地上。

九、人号死深冤得雪

张千与一干捕快将赛卢医推进公堂。赛卢医一看，便知大事不妙，赶忙跪倒在地，如捣蒜般叩头。

窦天章一拍惊堂木，高声喝问：

“下跪者可是赛卢医？”

“回禀老爷，小人正是赛卢医。”

“赛卢医，三年前在山阳县城南，你欲赖一位名唤蔡婆婆的银子并要将她勒死。可有此事？”

“回禀老爷，小人要赖蔡婆婆的银子是真的。但不曾勒死蔡婆婆。”

“为何不曾勒死？”

“小人正要勒杀她之际，突然冲来两个汉子，小人一看被人看见，吓得逃了。所以不曾勒死。”

“这两个汉子你认识吗？”

“认识。”

“他们叫什么名字？”

“当时小人仓皇逃走，哪敢问他们叫什么名字。”

“阶下现有一人，你认得他不？”窦天章指着跪在阶下的张驴儿问道。

其实，赛卢医一进大堂，就认出了跪在阶下的张驴儿，心里明白是那合药卖毒的事发了。见窦天章指问，他不敢隐瞒。

“小人认识。他就是两个中的一个。”

“这人后来与你还有过交往吗？”

“启禀老爷，交往谈不上。不过，此人后还找过我。那是蔡婆婆被他们救走后几日的一个上午。小人恐怕勒死蔡婆婆事发，正打点行囊，准备外逃。他到小人店中，声称要买毒药。小人不敢卖毒与他，就推说小人是吃斋念佛之人，不敢做欺天昧心之事，婉言拒卖。他一听很不高兴，便抖落出小人在城南郊外山道之上勒杀蔡婆婆之事，并要拖小人见官。小人一生最怕见官。心想此事一旦见官，小人的小命就不在了。威胁之下，小人只得将一副毒药卖给了他。小人见他生相横恶，知道他拿这毒药一定不干好事。小人怕受连累，当日就关了店门，逃往涿州地方。在那里卖些灭虱灭鼠之药，以度生计。再也没敢合制过毒死人的药。”

还没等窦天章发话，一旁的窦娥魂影早就按捺不住。原来是这些家伙互相勾结，陷人以罪啊！她指着赛卢医大声骂道：

“好一个救生扶伤的医生！你赖财、放刁被人捉，为了给自己消灾，竟把毒药卖！就是你这毒药引祸端，陷我于法场蒙大冤！今日官去衙门在，看你还有何说？”

窦天章见赛卢医如实招供，便让他跪在一边，让人带蔡婆婆上堂。

“蔡婆婆，本官看你六十开外的人了，家中又有钱钞，你为何又嫁了张孛老，做出有亏贞节的事来？”

“老爷在上。老妇人只是因为他们爷俩救了性命，收留在家养赡，以示谢恩，并没有招他们为夫的意思。那张驴儿常说要让他老子做我的接脚丈夫，我没有同意。更没有许诺于他。”

“这么说，你那媳妇就不该认那被药死的孛老为公公了？”

“老爷说得是。”

“当日桃机要严刑拷打我婆婆，我怕她年老受刑不起，因此上招认药死公公，其实，这是屈打成招呀！”窦娥魂影在一旁补充说道。

“啊！是这样，我的孩儿实在是一片孝心反而惹来杀身大祸啊！”

“爹爹说得是啊！爹爹呀，你说是女儿不该在招供状上写明药死公公，其实那是为了给婆婆尽一点孝顺之心。没想到这一点孝顺之心倒招惹了天大祸灾。我只说那些官吏一定会体察我的苦心，在复勘案卷时会弄明白，谁料想他们昏聩糊涂，竟以此定我死罪。这真是‘天下衙门向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他们为什么不看看其中有没有冤情？竟那么草率地把我这样一个娇姿弱质的小女子送上断头台！爹爹呀，要是你三年前巡访这里，你的女儿不至于被冤而死！啊，一切都晚了，只落得悠悠怨恨似长淮！”

窦娥魂影顿足捶胸，哭号不止，整个大堂之上，都为之动容。桃机在一边如坐针毡，浑身不住发抖。

窦天章擦干眼泪，劝窦娥道：“端云孩儿，你的冤情已审察明白，你且回去，待为父将这一起人犯并推问官吏一并定罪之后，再给你做个水陆道场，超度你的亡灵！”

窦娥魂影感激地跪在父亲面前，说道：“爹爹，孩儿深冤已得爹爹昭雪，做鬼也心甘了，孩儿临走之时，没有别的要求，只望爹爹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那些贪官污吏都杀尽，与皇上分忧，为万民除害。爹爹，我还有一件事要你替孩儿做做。我那婆婆年纪高大，无人侍养，你看在孩儿面上，将她收养家中，替孩儿尽养生送死之责。孩儿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好孝顺的女儿呀！”

“爹爹，你在案子了结之后，一定要把那文卷上记载的冤枉女儿的话改过来，把女儿屈招的事重新记写，给女儿留一个万世清名！”

“孩子，你的话为父都记住了，孩子，你现在可以放心地去了。你赶紧去阎君那儿，就说冤情已白，冤耻已雪，求他让你早日投胎转世，重新做人！孩子，听爹爹话，去吧，啊！”

窦娥魂影深情地望着父亲，深深一拜。

“爹爹多多保重，孩儿去了！”

说完，窦娥魂影像一股清风，飘出大堂，飘出驿馆，升空而去。

送走女儿魂影，窦天章回到大堂继续审案。

“唤那蔡婆婆上来！”

“老妇人叩见老爷。”

“婆婆，你还认得我么？”

“老妇人老眼昏花，看不清老爷。”

“婆婆，我是窦天章啊！”

“啊，您真是窦秀才？”

“是我。刚才那鬼魂，便是我那屈死的女儿端云。”

“什么。端云孩儿来啦！啊……我那贤惠的媳妇啊……”

“婆婆，你不要啼哭。端云孩儿已成故人，我们是她仅有的亲人。她在离去之时，已把你托付给我。婆婆，你放心，今后只要我在，你就有吃有穿。……你不要谢我，你要谢就谢端云孩儿吧！她的冤案已经查明，她的魂影已经去了。替她报仇雪恨，是我和你的共同责任。婆婆，你且看我如何处理这群王八蛋吧！”

窦天章扭头看看桃机，只见他脸无人色，脑袋低垂，浑身发抖，斥道：“桃机，你身为太守，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判案，今日之事，你还有何说？”桃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人在上，下官该死！”边说边叩头如捣蒜。

窦天章一拍惊堂木，大声喝道：“经本钦差审理，‘犯妇窦娥药死公公’一案实属冤案，应予纠正。张驴儿毒杀亲爹，图谋奸占寡妇，实属十恶不赦，合拟凌迟。明日午时三刻，押赴市曹，钉上木驴，刷一百二十刀处死；原楚州太守桃机并各房典吏，收受贿赂，刑名违错，冤杀好人，使罪犯逍遥法外，当堂各杖一百，削职为民，永不叙用；赛卢医赖帐杀人，又助张驴儿合药毒人，罪亦不轻，发烟瘴疾病之地，终生充军，不得返回；蔡婆婆年老体弱，无依无靠，我家收养；窦娥案卷，着文房典吏，删去不实之词，取消错误判决，写明其忠孝节烈等项，永存文档。”

发落完这起犯人，处理完一应事务，天色将晚。窦天章还沉浸这起冤案之中。他抓起朱笔，铺开宣纸，刷刷点点，一首词便跃然纸上：“莫道我念亡女与她灭罪消愆，也只可怜见楚州郡大旱三年。昔于公曾表白东海孝妇，果然是感召得灵雨如泉，岂可便推诿道天灾代有，竟不想人之意感应通天。今日个将文卷重新改正，方显得王家法不使民冤。”

写完，天已黑尽，他掷笔于案，走出大堂。这时，远处忽然传来隆隆雷声。他仰头看天，只见阴云密布，星月无光。窦天章跪倒在地，双手抱拳，仰头对着天空：“天公在上，我窦天章已为冤女平反，请你可怜可怜楚州这千里土地，万家百姓，为他们降洒甘霖吧！”

话未说完，铜钱大的雨点从天而降。驿馆之外，已有百姓在欢呼。

夜幕似的夜空，雨脚如麻。透过雨帘，窦天章仿佛看见了女儿端云那挂满泪水的笑脸。

剧作者小传

关汉卿，号已斋叟，大都（今北京市）人，我国古代伟大的戏剧家，元杂剧的奠基人，“元曲四大家”之首。约生于13世纪初，卒于1297年后。曾做过太医院尹。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所作杂剧多达六十余种，为诸家之冠。现存确系其杂剧十四种中，以《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为最著。这些作品曲词质朴、精炼，情节生动而富于戏剧性，人物形象鲜明。

戏剧原文

楔子

〔卜儿蔡婆上，诗云〕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不须长富贵，安乐是神仙。老身蔡婆婆是也，楚州人氏，嫡亲三口儿家属。不幸夫主亡逝已过，止有一个孩儿，年长八岁，俺娘儿两个，过其日月，家中颇有些钱财。这里一个窦秀才，从去年问我借了二十两银子，如今本利该银四十两。我数次索取，那窦秀才只说贫难，没得还我。他有一个女儿，今年七岁，生得可喜，长得可爱，我有心看上他，与我家做个媳妇，就准了这四十两银子，岂不两得其便。他说今日好日辰，亲送女儿到我家来，老身且不索钱去，专在家中等候，这早晚窦秀才敢待来也。〔冲末扮窦天章引正旦扮端云上，诗云〕读尽缥缃万卷书，可怜贫杀马相如，汉庭一日承恩召，不说当垆说子虚。小生姓窦名天章，祖贯长安京兆人也。幼习儒业，饱有文章；争奈时运不通，功名未遂。不幸浑家亡化已过，撇下这个女孩儿，小字端云，从三岁上亡了他母亲，如今孩儿七岁了也。小生一贫如洗，流落在这楚州居住。此间一个蔡婆婆，他家广有钱物，小生因无盘缠，曾借了他二十两银子，到今本利该对他四十两。他数次问小生索取，教我把什么还他，谁想蔡婆婆常常着人来说，要小生女孩儿做他儿媳妇。况如今春榜动，选场开，正待上朝取应，又苦盘缠缺少。小生出于无奈，只得将女孩儿端云送与蔡婆婆做儿媳妇去。〔做叹科，云〕嗨！这个那里是做媳妇？分明是卖与他一般。就准了他那先借的四十两银子，分外但得些少东西，勾小生应举之费，便也过望了。说话之间，早来到他家门首。婆婆在家么？〔卜儿上，云〕秀才请家里坐，老身等候多时也。〔做相见科，窦天章云〕小生今日一径的将女孩儿送来与婆婆，怎敢说做媳妇，只与婆婆早晚使用。小生目下就要上朝进取功名去，留下女孩儿在此，只望婆婆看觑则个。〔卜儿云〕这等，你是我亲家了。你本利少我四十两银子，兀的是借钱的文书，还了你；再送你十两银子做盘缠。亲家，你休嫌轻少。〔窦天章做谢科，云〕多谢了婆婆，先少你许多银子都不要我还了，今又送我盘缠，此恩异日必当重报。婆婆，女孩儿早晚呆痴，看小生薄面，看觑女孩儿咱。〔卜儿云〕亲家，

这不消你嘱咐，令爱到我家，就做亲女儿一般看承他，你只管放心的去。〔窦天章云〕婆婆，端云孩儿该打呵，看小生面则骂几句；当骂呵，则处分几句。孩儿，你也不比在我跟前，我是你亲爷，将就的你；你如今在这里，早晚若顽劣呵，你只讨那打骂吃。儿，我也是出于无奈。〔做悲科〕〔唱〕

【仙吕·赏花时】我也只为无计营生四壁贫，因此上割舍得亲儿在两处分。从今日远践洛阳尘，又不知归期定准，则落的无语暗消魂。〔下〕

〔卜儿云〕窦秀才留下他这女孩儿与我做媳妇儿，他一径上朝应举去了。〔正旦做悲科，云〕爹爹，你直下的撇了我孩儿去也！〔卜儿云〕媳妇儿，你在我家，我是亲婆，你是亲媳妇，只当自家骨肉一般。你不要啼哭，跟着老身前后执料去来。〔同下〕

第一折

〔净扮赛卢医上，诗云〕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自家姓卢，人道我一手好医，都叫做赛卢医。在这山阳县南门开着生药局。在城有个蔡婆婆，我问他借了十两银子，本利该还他二十两，数次来讨这银子，我又无的还他。若不来便罢，若来啊，我自有个主意。我且在这药铺中坐下，看有什么人来？〔卜儿上，云〕老身蔡婆婆。我一向搬在山阳县居住，尽也静办。自十三年前窦天章秀才留下端云孩儿与我做儿媳妇，改了他小名，唤做窦娥。自成亲之后，不上二年，不想我这孩儿害弱症死了。媳妇儿守寡，又早三个年头，服孝将除了也。我和媳妇儿说知，我往城外赛卢医家索钱去也。〔做行科，云〕蓦过隅头，转过屋角，早来到他家门首。赛卢医在家么？〔卢医云〕婆婆，家里来。〔卜儿云〕我这两个银子长远了，你还了我罢。〔卢医云〕婆婆，我家里无银子，你跟我庄上去取银子还你。〔卜儿云〕我跟你去。〔做行科〕〔卢医云〕来到此处，东也无人，西也无人，这里不下手，等什么？我随身带的有绳子。兀那婆婆，谁唤你哩？〔卜儿云〕在那里？〔做勒卜儿科。〕孝老同副净张驴儿冲上，赛卢医慌走下。孝老救卜儿科。张驴儿云〕爹，是个婆婆，争些勒杀了。〔孝老云〕兀那婆婆，你是那里人氏？姓名甚谁？因甚着这个人将你勒死？〔卜儿云〕老身姓蔡，在城人氏，止有个寡媳妇儿，相守过日。因为赛卢医少我二十两银子，今日与他取讨；谁想他赚我到无人去处，要勒死我，赖这银子。若不是遇着老的和哥哥呵，那得老身性命来。〔张驴儿云〕爹，你听的他说么？他家还有个媳妇哩。救了他性命，他少不得要谢我，不若你要这婆子，我要他媳妇儿，何等两便？你和他说去。〔孝老云〕兀那婆婆，你无丈夫，我无浑家，你肯与我做个老婆，意下如何？〔卜儿云〕是何言语！待我回家多备些钱钞相谢。〔张驴儿云〕你敢是不肯，故意将钱钞哄我？赛卢医的绳子还在，我仍旧勒死了你罢。〔做拿绳科〕〔卜儿云〕哥哥，待我慢慢地寻思咱。〔张驴儿云〕你寻思些什么？你随我老子，我便要你媳妇儿。〔卜儿背云〕我不依他，他又勒杀我。罢罢罢，你爷儿两个随我到家中去来。〔同下〕〔正旦上，云〕妾身姓窦，小字端云，祖居楚州人氏。我三岁上亡了母亲，七岁上离了父亲，俺父亲将我嫁与蔡婆婆为儿媳妇，改名窦娥。至十七岁与夫成亲，不幸丈

夫亡化，可早三年光景，我今二十岁也。这南门外有个赛卢医，他少俺婆婆银子，本利该二十两，数次索取不还，今日俺婆婆亲自索取去了。窦娥也，你这命好苦也啊！〔唱〕

【仙吕·点绛唇】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

【混江龙】则问那黄昏白昼，两般儿忘餐废寝几时休？大都来昨宵梦里，和着这今日心头。地久天长难过遣，旧愁新怅几时休？则这业眼苦，双眉皱，越觉的情怀冗冗，心绪悠悠。

〔云〕似这等忧愁，不知几时是了也呵！〔唱〕

【油葫芦】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到七岁与父分离久，嫁的个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筹；撇的俺婆妇每都把空房守，端的个有谁问，有谁做？

【天下乐】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

〔云〕婆婆索钱去了，怎生这早晚不见回来？〔卜儿同李老张驴儿上〕〔卜儿云〕你爷儿两个且在门首，等我先进去。〔张驴儿云〕奶奶，你先进去，就说女婿在门首哩。〔卜儿见正旦科〕〔正旦云〕奶奶回来了，你吃饭么？〔卜儿做哭科，云〕孩儿也，你教我怎生说波！〔正旦唱〕

【一半儿】为什么泪漫漫不住点儿流？莫不是为索债与人家惹争斗？我这里连忙迎接慌问候，他那里要说缘由。〔卜儿云〕羞人答答的，教我怎生说波！〔正旦唱〕则见他一半儿徘徊一半儿丑。

〔云〕婆婆，你为什么烦恼啼哭那？〔卜儿云〕我问赛卢医讨银子去，他赚我到无人去处，行起凶来，要勒死我。亏了一个张老并他儿子张驴儿，救得我性命。那张老就要我招他做丈夫，因这等烦恼。〔正旦云〕婆婆，这个怕不中么？你再寻思咱；俺家里又不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又不是少欠钱债，被人催逼不过，况你年纪高大，六十以外的人，怎生又招丈夫那？〔卜儿云〕孩儿也，你说的岂不是？但是我的性命全亏他这爷儿两个救的，我也曾说道：待我到家，多将些钱物酬谢你救命之恩。不知他怎生知道我家里有个媳妇儿，道我婆媳妇又没老公，他爷儿两个又没老婆，正是天缘天对。若不随顺他，依旧要勒死我。那时节我就慌张了，莫说自己许了他，连你也许了他。儿也，这也是出于无奈。〔正旦云〕婆婆，你听我说波。〔唱〕

【后庭花】遇时辰我替你忧，拜家堂我替你愁；梳着个霜雪般白鬢髻，怎将这云霞般锦帕兜？怪不的女大不中留。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休！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教人笑破口。

〔卜儿云〕我的性命都是他爷儿两个救的，事到如今，也顾不得别人笑话了。〔正旦唱〕

【青哥儿】你虽然是得他得他营救，须不是笋条笋条年幼，划的便巧画蛾眉

成配偶。想当初你夫主遗留，替你图谋，置下田畴，早晚羹粥，寒暑衣裘，满望你鳏寡孤独，无挨无靠，母子每到白头。公公也，则落得干生受。

〔卜儿云〕孩儿也，他如今只待过门，喜事匆匆的，教我怎生回得他去？〔正旦唱〕

【寄生草】你道他匆匆喜，我替你倒细细愁：愁则愁兴阑删咽不下交欢酒，愁则愁眼昏腾扭不上同心扣，愁则愁意朦胧睡不稳芙蓉褥。你待要笙歌引至画堂前，我道这姻缘敢落在他人后。

〔卜儿云〕孩儿也，再不要说我了，他爷儿两个都在门首等候，事已至此，不若连你也招了女婿罢。〔正旦云〕婆婆，你要招你自招，我并然不要女婿。〔卜儿云〕那个是要女婿的？争奈他爷儿两个自家挨过门来，教我如何是好？〔张驴儿云〕我们今日招过门去也。帽儿光光，今日做个新郎；袖儿窄窄，今日做个娇客。好女婿，好女婿，不枉了，不枉了。〔同李老入拜科〕〔正旦做不理科，云〕兀那厮，靠后！〔唱〕

【赚煞】我想这妇人每休信那男儿口，婆婆也，怕没的贞心儿自守，到今日招着个村老子，领着个半死囚。〔张驴儿做嘴脸科，云〕你看我爷儿两个这等身段，尽也选得女婿过。你不要错过了好时辰，我和你早些儿拜堂罢。〔正旦不理科，唱〕则被你坑杀人燕侣莺俦。婆婆也，你岂不知羞！俺公公撞府冲州，挣揣的铜斗儿家缘百事有。想着俺公公置就，怎忍教张驴儿情受？〔张驴儿做扯正旦拜科，正旦推跌科，唱〕兀的不是俺没丈夫的妇女下场头。〔下〕

〔卜儿云〕你老人家不要恼燥，难道你有活命之恩，我岂不思量报你？只是我那媳妇儿气性最不好惹的，既是他不肯招你儿子，教我怎好招你老人家？我如今拚的好酒好饭养你爷儿两个在家，待我慢慢的劝化俺媳妇儿；待他有个回心转意，再作区处。〔张驴儿云〕这歪刺骨便是黄花女儿，刚刚扯的一把，也不消这等使性，平空的推了我一交，我肯干罢！就当面赌个誓与你：我今生今世不要他做老婆，我也不算好男子。〔词云〕美妇人我见过万千向外，不似这小妮子生得十分惫赖；我救了你老性命死里重生，怎割舍得不肯把肉身陪待？〔同下〕

第二折

〔赛卢医上，诗云〕小子太医出身，也不知道医死多人，何尝怕人告发，关了一日店门？在城有个蔡家婆子，刚少他二十两花银，屡屡亲来索取，争些捻断脊筋。也是我一时智短，将他赚到荒村，撞见两个不识姓名男子，一声嚷道：“浪荡乾坤，怎敢行凶撒泼，擅自勒死平民！”吓得我丢了绳索，放开脚步飞奔。虽然一夜无事，终觉失精落魄；方知人命关天关地，如何看做壁上灰尘。从今改过行业，要得灭罪修因，将以前医死的性命，一个个都与他一卷超度的经文。小子赛卢医的便是。只为要赖蔡婆婆二十两银子，赚他到荒僻去处，正待勒死他，谁想遇见两个汉子，救了他去。若是再来讨债时节，教我怎生见他？常言道的好：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喜得我是孤身，又无家小连累，不若收拾了细软行李，打个包儿，悄悄的躲到别处，另做营生，岂不干净？〔张驴儿上，云〕自家张驴儿，可奈那窦娥百般的不肯随顺我；如今那老婆子害病，我讨服毒药与他吃了，药死那老婆子，这小妮子好歹做我的老婆。〔做行科，云〕且住，城里人耳目广，口舌多，倘见我讨毒药，可不嚷出事来？我前日看见南门外有个药铺，此处冷静，正好讨药。〔做到科，叫云〕太医哥哥，我来讨药的。〔赛卢医云〕你讨什么药？〔张驴儿云〕我讨服毒药。〔赛卢医云〕谁敢合毒药与你？这厮好大胆也。〔张驴儿云〕你真个不肯与我药么？〔赛卢医云〕我不与你，你就怎地我？〔张驴儿做拖卢云〕好呀，前日谋死蔡婆婆的，不是你来？你说我不认的你哩？我拖你见官去。〔赛卢医做慌科，云〕大哥，你放我，有药有药。〔做与药科，张驴儿云〕既然有了药，且饶你罢。正是：得放手时须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下〕〔赛卢医云〕可不悔气！刚刚讨药的这人，就是救那婆子的。我今日与了他这服毒药去了，以后事发，越越要连累我；趁早儿关上药铺，到涿州卖老鼠药去也。〔下〕〔卜儿上，做病伏几科〕〔孛老同张驴儿上，云〕老汉自到蔡婆婆家来，本望做个接脚，却被他媳妇坚决不从。那婆婆一向收留俺爷儿两个在家同住，只说好事不在忙，等慢慢里劝转他媳妇，谁想他婆婆又害起病来。孩儿，你可曾算我两个的八字，红鸾天喜几时到命哩？〔张驴儿云〕要看什么天喜到命！只赌本事，做得去自去做。〔孛老云〕孩儿也，蔡婆婆害病好几日了，我与你去问病波。〔做见卜儿问科，云〕婆婆，你今日病体如何？〔卜儿云〕我身子十分不快哩。〔孛老云〕你可想些什么吃？〔卜儿云〕我思量些羊肚儿汤吃。〔孛老云〕孩儿，你对窦娥说，做些羊肚儿汤与婆婆吃。〔张驴儿向古门云〕窦娥，婆婆想羊肚儿汤吃，快安排将来。〔正旦持汤上，云〕妾身窦娥是也。有俺婆婆不快，想羊肚汤吃，我亲自安排了与婆婆吃去。婆婆也，我这寡妇人家，凡事也要避些嫌疑，怎好收留那张驴儿父子两个？非亲非眷的，一家儿同住，岂不惹外人谈议？婆婆也，你莫要背地里许了他亲事，连累我也做不清不白的。我想这妇人心好难保也啊。〔唱〕

【南吕·一枝花】他则待一生鸳帐眠，那里肯半夜空房睡；他本是张郎妇，又做了李郎妻。有一等妇女每相随，并不说家克计，则打听些闲是非；说一会不明白打凤的机关，使了些调虚器捞龙的见识。

【梁州第七】这一个似卓氏般当垆涤器，这一个似孟光般举案齐眉；说的来藏头盖脚多伶俐，道着难晓，做出才知。旧恩忘却，新爱偏宜；坟头上土脉犹湿，架儿上又换新衣。那里有奔丧处哭倒长城？那里有浣纱时甘投大水？那里有上山来便化顽石？可悲可耻，妇人家直恁的无仁义，多淫奔，少志气；亏杀前人在那里，更休说本性难移。

〔云〕婆婆，羊肚儿汤做成了，你吃些儿波。〔张驴儿云〕等我拿去。〔做接尝科，云〕这里面少些盐醋，你去取来。〔正旦下〕〔张驴儿放药科〕〔正旦上，云〕这不是盐醋？〔张驴儿云〕你倾下些。〔正旦唱〕

【隔尾】你说道少盐欠醋无滋味，加料添椒才脆美。但愿娘亲早痊济，饮羹汤一杯，胜甘露灌体，得一个身子平安倒大来喜。

〔孛老云〕孩儿，羊肚汤有了不曾？〔张驴儿云〕汤有了，你拿过去。〔孛老将汤云〕婆婆，你吃些汤儿。〔卜儿云〕有累你。〔做呕科，云〕我如今打呕，不要这汤吃了，你老人家吃罢。〔孛老云〕这汤特做来与你吃的，便不要吃，也吃一口儿。〔卜儿云〕我不吃了，你老人家请吃。〔孛老吃科〕〔正旦唱〕

【贺新郎】一个道你请吃，一个道婆先吃，这言语听也难听，我可是气也不气！想他家与咱家有甚的亲和戚？怎不记旧日夫妻情意，也曾有百纵千随？婆婆也，你莫不为黄金浮世宝，白发故人稀，因此上把旧恩情全不比新知契。则待要百年同墓穴，那里肯千里送寒衣。

〔孛老云〕我吃下这汤去，怎觉昏昏沉沉的起来？〔做倒科〕〔卜儿慌科，云〕你老人家放精神着，你扎挣着些儿。〔做哭科，云〕兀的不是死了也！〔正旦唱〕

【斗虾蟆】空悲戚，没理会，人生死是轮回。感着这般病疾，值着这般时势；可是风寒暑湿，或是饥饱劳役；各人证候自知，人命关天关地；别人怎生替得，寿数非干今世。相守三朝五夕，说甚一家一计。又无羊酒段匹，又无花红财礼；把手为活过日，撒手如同休弃。不是窦娥忤逆，生怕旁人议论。不如听咱劝你，认个自家悔气，割舍的一具棺材停置，几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门里，送入他家坟地。这不是你那从小儿年纪指脚的夫妻，我其实不关亲无半点恹惶泪。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痴，便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

〔张驴儿云〕好也罗！你把我老子药死了，更待干罢！〔卜儿云〕孩儿，这事怎了也？〔正旦云〕我有什么药在那里？都是他要盐醋时，自家倾在汤儿里的。〔唱〕

【隔尾】这厮搬调咱老母收留你，自药死亲爷待要唬吓谁？〔张驴儿云〕我家的老子，倒说是我做儿子的药死了，人也不信。〔做叫科，云〕四邻八舍听着：窦娥药杀我家老子哩。〔卜儿云〕罢么，你不要大惊小怪的，吓杀我也。〔张驴儿云〕你可怕么？〔卜儿云〕可知怕哩。〔张驴儿云〕你要饶么？〔卜儿云〕可知要饶哩。〔张驴儿云〕你教窦娥随顺了我，叫我三声嫡嫡亲亲的丈夫，我便饶了他。〔卜儿云〕孩儿也，你随顺了他罢。〔正旦云〕婆婆，你怎说这般言语？〔唱〕我一马难将两鞍鞦。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教我改嫁别人，其实做不得。

〔张驴儿云〕窦娥，你药杀了俺老子，你要官休？要私休？〔正旦云〕怎生是官休？怎生是私休？〔张驴儿云〕你要官休啊，拖你到官司，把你三推六问，你这等瘦弱身子，当不过拷打，怕你不招认药死我老子的罪犯！你要私休啊，你早些与我做了老婆，倒也便宜了你。〔正旦云〕我又不曾药死你老子，情愿和你见官去来。〔张驴儿拖正旦、卜儿下〕〔净扮孤引祗候上，诗云〕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下官楚州太守桃机是也。今早升厅坐衙，左右，喝擗厢。〔祗候吆喝科〕〔张驴儿拖正旦、卜儿上，云〕告状，告状。〔祗候云〕拿过来。〔做跪见，孤亦跪科，云〕请起。〔祗候云〕相公，他是告状的，怎生跪着他？〔孤云〕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祗候吆喝科，孤云〕那个是原告？那个是被告？从实说来。〔张驴儿云〕小人是原告张驴儿，告这媳妇儿，

唤做窦娥，合毒药下在羊肚汤儿里，药死了俺的老子。这个唤做蔡婆婆，就是俺的后母。望大人与小人做主咱。〔孤云〕是那一个下的毒药？〔正旦云〕不干小妇人事。〔卜儿云〕也不干老妇人事。〔张驴儿云〕也不干我事。〔孤云〕都不是，敢是我下的毒药来？〔正旦云〕我婆婆也不是他后母，他自姓张，我家姓蔡。我婆婆因为与赛卢医索钱，被他赚到郊外勒死；我婆婆却得他爷儿两个救了性命，因此我婆婆收留他爷儿两个在家，养膳终身，报他的恩德。谁知他两个倒起不良之心，冒认婆婆做了接脚，要逼勒小妇人做他媳妇。小妇人元是有丈夫的，服孝未满，坚执不从。适值我婆婆患病，着小妇人安排羊肚汤儿吃。不知张驴儿那里讨得毒药在身，接过汤来，只说少些盐醋，支转小妇人，暗地倾下毒药。也是天幸，我婆婆忽然呕吐，不要汤吃，让与他老子吃，才吃的几口，便死了。与小妇人并无干涉，只望大人高抬明镜，替小妇人做主咱。〔唱〕

【牧羊关】大人你明如镜，清似水，照妾身肝胆虚实。那羹本五味俱全，除了此百事不知。他推道尝滋味，吃下去便昏迷。不是妾讼庭上胡支对，大人也，却教我平白地说甚的？

〔张驴儿云〕大人详情：他自姓蔡，我自姓张，他婆婆不招俺父亲接脚，他养我父子两个在家做什么？这媳妇年纪儿虽小，极是个赖骨顽皮，不怕打的。〔孤云〕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左右，与我选大棍子打着。〔祇候打正旦，三次喷水科〕〔正旦唱〕

【骂玉郎】这无情棍棒教我挨不住的。婆婆也，须是你自做下，怨他谁？劝普天下前婚后嫁婆娘每，都看取我这般傍州例。

【感皇恩】呀！是谁人唱叫扬疾，不由我不魄散魂飞。恰消停，才苏醒，又昏迷。挨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

【采茶歌】打的我肉都飞，血淋漓，腹中冤枉有谁知！则我这小妇人毒药来从何处也？天那！怎么的覆盆不照太阳晖！

〔孤云〕你招也不招？〔正旦云〕委的不是小妇人下毒药来。〔孤云〕既然不是你，与我打那婆子。〔正旦忙云〕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是我药死公公来。〔孤云〕既然招了，着他画了伏状，将枷来枷上，下在死囚牢里去。到来日判个斩字，押付市曹典刑。〔卜儿哭科，云〕窦娥孩儿，这都是我送了你性命，兀的不痛杀我也！〔正旦唱〕

【黄钟尾】我做了个衔冤负屈没头鬼，怎肯便放了好色荒淫漏面贼！想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争到头，竟到底，到如今待怎的？情愿认药杀公公，与了招罪。婆婆也，我怕把你来便打的，打的来恁的。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随祇候押下〕

〔张驴儿做叩头科，云〕谢青天老爷做主！明日杀了窦娥，才与小人的老子报的冤。〔卜儿哭科，云〕明日市曹中杀窦娥孩儿也，兀的不痛杀我也！〔孤云〕张驴儿，蔡婆婆，都取保状，着随衙听候。左右，打散堂鼓，将马来，回私宅去也。〔同下〕

第三折

〔外扮监斩官上，云〕下官监斩官是也。今日处决犯人，着做公的把住巷口，休放往来人闲走。〔净扮公人，鼓三通，锣三下科，刽子磨旗、提刀、押正旦带枷上，刽子云〕行动些，行动些，监斩官去法场上多时了。〔正旦唱〕

【正宫·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刽子云〕快行动些，误了时辰也。〔正旦唱〕

【倘秀才】则被这枷纽的我左侧右偏，人拥的我前合后偃。我窦娥向哥哥行有句言。〔刽子云〕你有什么话说？〔正旦唱〕前街里去心怀恨，后街里去死无冤，休推辞路远。

〔刽子云〕你如今到法场上面，有什么亲着要见的，可教他过来见你一面也好。〔正旦唱〕

【叨叨令】可怜我孤身只影无亲眷，则落的吞声忍气空嗟怨。〔刽子云〕难道你爷娘家也没的？〔正旦云〕止有个爹爹，十三年前上朝取应去了，至今杳无音信。〔唱〕早已是十年多不睹爹爹面。〔刽子云〕你适才要我往后街里去，是什么主意？〔正旦唱〕怕则怕前街里被我婆婆见。〔刽子云〕你的性命也顾不得，怕他见怎的？〔正旦云〕俺婆婆若见我披枷带锁赴法场餐刀去呵，〔唱〕枉将他气杀也么哥，枉将他气杀也么哥。告哥哥，临危好与人行方便。

〔卜儿哭上科，云〕天那，兀的不是我媳妇儿！〔刽子云〕婆子靠后。〔正旦云〕既是俺婆婆来了，叫他来，待我嘱咐他几句话咱。〔刽子云〕那婆子，近前来，你媳妇要嘱咐你话哩。〔卜儿云〕孩儿，痛杀我也。〔正旦云〕婆婆，那张驴儿把毒药放在羊肚儿汤里，实指望药死了你，要霸占我为妻。不想婆婆让与他老子吃，倒把他老子药死了。我怕连累婆婆，屈招了药死公公，今日赴法场典刑。婆婆，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灑不了的浆水饭，灑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则是看你死的孩儿面上。〔唱〕

【快活三】念窦娥葫芦提当罪愆，念窦娥身首不完全，念窦娥从前已往干家缘；婆婆也，你只看窦娥少爷无娘面。

【鲍老儿】念窦娥伏侍婆婆这几年，遇时节将碗凉浆奠；你去那受刑法尸骸

上烈些纸钱，只当把你亡化的孩儿荐。〔卜儿哭科，云〕孩儿放心，这个老身都记得。天那，兀的不痛杀我也。〔正旦唱〕婆婆也，再也不要啼啼哭哭，烦烦恼恼，怨气冲天。这都是我做窦娥的没时没运，不明不暗，负屈衔冤。

〔刽子做喝科，云〕兀那婆子靠后，时辰到了也。〔正旦跪科〕〔刽子开枷科〕〔正旦云〕窦娥告监斩大人，有一事肯依窦娥，便死而无怨。〔监斩官云〕你有什么事？你说。〔正旦云〕要一领净席，等我窦娥站立，又要丈二白练，挂在旗枪上。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儿沾在地下，都飞在白练上者。〔监斩官云〕这个就依你，打什么不紧。〔刽子做取席，站科，又取白练挂旗上科〕〔正旦唱〕

【耍孩儿】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我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等他四下里皆瞧见，这就是咱苌弘化碧，望帝啼鹃。

〔刽子云〕你还有甚的说话，此时不对监斩大人说，几时说那？〔正旦再跪科，云〕大人，如今是三伏天道，若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监斩官云〕这等三伏天道，你便有冲天的怨气，也召不得一片雪来，可不胡说！〔正旦唱〕

【二煞】你道是暑气暄，不是那下雪天；岂不闻飞霜六月因邹衍？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滚似绵，免着我尸骸现；要什么素车白马，断送出古陌荒阡？

〔正旦再跪科，云〕大人，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从今以后，着这楚州亢旱三年。〔监斩官云〕打嘴！那有这等说话！〔正旦唱〕

【一煞】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做什么三年不见甘霖降？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如今轮到你山阳县。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

〔刽子做磨旗科，云〕怎么这一会儿天色阴了也？〔内做风科，刽子云〕好冷风也！〔正旦唱〕

【煞尾】浮云为我阴，悲风为我旋，三桩儿誓愿明题遍。〔做哭科，云〕婆婆也，直等待雪飞六月，亢旱三年呵，〔唱〕那其间才把你个屈死的冤魂这窦娥显。

〔刽子做开刀，正旦倒科〕〔监斩官惊云〕呀，真个下雪了，有这等异事！〔刽子云〕我也道平日杀人，满地都是鲜血，这个窦娥的血，都飞在那丈二白练上，并无半点落地，委实奇怪。〔监斩官云〕这死罪必有冤枉，早两桩儿应验了，不知亢旱三年的说话，准也不准？且看后来如何。左右，也不必等待雪晴，便与我抬他尸首，还了那蔡婆婆去罢。〔众应科，抬尸下〕

第四折

〔窦天章冠带引丑张千祗从上，诗云〕独立空堂思黯然，高峰月出满林烟，非关有事人

难睡，自是惊魂夜不眠。老夫窦天章是也。自离了我那端云孩儿，可早十六年光景。老夫自到京师，一举及第，官拜参知政事。只因老夫廉能清正，节操坚刚，谢圣恩可怜，加老夫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之职，随处审囚刷卷，体察滥官污吏，容老夫先斩后奏。老夫一喜一悲，喜啊，老夫身居台省，职掌刑名，势剑金牌，威权万里；悲啊，有端云孩儿，七岁上写了蔡婆婆为儿媳妇，老夫自得官之后，使人往楚州问蔡婆婆家，他邻里街坊道，自当年蔡婆婆不知搬在那里去了，至今音信皆无。老夫为端云孩儿，啼哭的眼目昏花，忧愁的须发斑白。今日来到这淮南地面，不知这楚州为何三年不雨？老夫今在这州厅安歇。张千，说与那州中大小属官，今日免参，明日早见。〔张千向古门云〕一应大小属官，今日免参，明日早见。〔窦天章云〕张千，说与那六房吏典，但有合刷照文卷，都将来，待老夫灯下看几宗波。〔张千送文卷科，窦天章云〕张千，你与我掌上灯，你每都辛苦了，自去歇息罢。我唤你便来，不唤你休来。〔张千点灯，同祇从下。窦天章云〕我将这文卷看几宗咱。一起犯人窦娥，将毒药致死公公。我才看头一宗文卷，就与老夫同姓，这药死公公的罪名，犯在十恶不赦，俺同姓之人，也有不畏法度的。这是问结了的文书，不看他罢。我将这文卷压在底下，别看一宗咱。〔做打呵欠科，云〕不觉的一阵昏沉上来，皆因老夫年纪高大，鞍马劳困之故，待我搭伏定书案，歇息些儿咱。〔做睡科，魂旦上，唱〕

【双调·新水令】我每日哭啼啼守住望乡台，急煎煎把仇人等待，慢腾腾昏地里走，足律律旋风中来，则被这雾锁云埋，撺掇的鬼魂快。

〔魂旦望科，云〕门神户尉不放我进去。我是廉访使窦天章女孩儿，因我屈死，父亲不知，特来托一梦与他咱。〔唱〕

【沉醉东风】我是那提刑的女孩，须不比现世的妖怪。怎不容我到灯影前，却拦截在门楣外？〔做叫科，云〕我那爷爷呵，〔唱〕枉自有势剑金牌，把俺这屈死三年的腐骨骸，怎脱离无边苦海！

〔做入见哭科，窦天章亦哭科，云〕端云孩儿，你在那里来？〔魂旦虚下〕〔窦天章做醒科，云〕好是奇怪也，老夫才合眼去，梦见端云孩儿恰便似来我跟前一般，如今在那里？我且再看这文卷咱。〔魂旦上，做弄灯科〕〔窦天章云〕奇怪，我正要看文卷，怎生这灯忽明忽灭的！张千也睡着了，我自己剔灯咱。〔做剔灯，魂旦翻文卷科，窦天章云〕我剔的这灯明了也。再看几宗文卷。一起犯人窦娥药死公公。〔做疑怪科，云〕这一宗文卷，我为头看过，压在文卷底下，怎生又在这上头？这几时问结了的，还压在底下，我别看一宗文卷波。〔魂旦再弄灯科，窦天章云〕怎么，这灯又是半明半暗的，我再剔这灯咱。〔做剔灯，魂旦再翻文卷科，窦天章云〕我剔的这灯明了，我另拿一宗文卷看咱。一起犯人窦娥药死公公。呸！好是奇怪！我才将这文书分明压在底下，刚剔了这灯，怎生又翻在面上？莫不是楚州后厅里有鬼么？便无鬼啊，这桩事必有冤枉。将这文卷再压在底下，待我另看一宗如何？〔魂旦又弄灯科，窦天章云〕怎生这灯又不明了？敢有鬼弄这灯？我再剔一剔去。〔做剔灯科，魂旦上，做撞见科，窦天章举剑击桌科，云〕呸！我说有鬼！兀那鬼魂，老夫是朝廷钦差带牌走马肃政廉访使，你向前来，一剑挥之两段。张千，亏你也睡的着，快起来，有鬼有鬼。兀的不吓杀老夫也。〔魂旦唱〕

【乔牌儿】则见他疑心儿胡乱猜，听了我这哭声儿转惊骇。哎，你个窦天章直恁的威风大，且受你孩儿窦娥这一拜。

〔窦天章云〕兀那鬼魂，你道窦天章是你父亲，受你孩儿窦娥拜，你敢错认了也！我的女儿叫做端云，七岁上与了蔡婆婆为儿媳。你是窦娥，名字差了，怎生是我女孩儿？〔魂旦云〕父亲，你将我与了蔡婆婆家，改名做窦娥了也。〔窦天章云〕你便是端云孩儿，我不问你别的，这药死公公，是你不是？〔魂旦云〕是你孩儿来。〔窦天章云〕噤声，你这小妮子，老夫为你啼哭的眼也花了，忧愁的头也白了，你划地犯了十恶大罪，受了典刑。我今日官居台省，职掌刑名，来此两淮审囚刷卷，体察滥官污吏，你是我亲生之女，老夫将你治不的，怎治他人？我当初将你嫁与他家啊，要你三从四德：三从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者，事公姑，敬夫主，和妯娌，睦街坊。今三从四德全无，划地犯了十恶大罪。我窦家三辈无犯法之男，五世无再婚之女，到今日被你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名。你快与我细吐真情，不要虚言支对，若说的有半厘差错，牒发你城隍祠内，着你永世不得人身，罚在阴山，永为饿鬼。〔魂旦云〕父亲停嗔息怒，暂罢狼虎之威，听你孩儿慢慢的说一遍咱。我三岁上亡了母亲，七岁上离了父亲，你将我送与蔡婆婆做儿媳。至十七岁与夫配合，才得两年，不幸儿夫亡化，和俺婆婆守寡。这山阳县南门外有个赛卢医，他少俺婆婆二十两银子。俺婆婆去取讨，被他赚到郊外，要将婆婆勒死，不想撞见张驴儿父子两个，救了俺婆婆性命。那张驴儿知道我家有个守寡的媳妇，便道：“你婆儿媳妇既无丈夫，不若招我父子两个。”俺婆婆初也不肯，那张驴儿道：“你若不肯，我依旧勒死你。”俺婆婆惧怕，不得已含糊许了。只得将他父子两个领到家中，养他过世。有张驴儿数次调戏你女孩儿，我坚执不从。那一日俺婆婆身子不快，想羊肚儿汤吃，你孩儿安排了汤。适值张驴儿父子两个问病，道：“将汤来我尝一尝。”说：“汤便好，只少些盐醋。”赚的我去取盐醋，他就暗地里下了毒药，实指望药杀俺婆婆，要强逼我成亲。不想俺婆婆偶然发呕，不要汤吃，却让与老张吃，随即七窍流血药死了。张驴儿便道：“窦娥药死了俺老子，你要官休要私休？”我便道：“怎生是官休？怎生是私休？”他道：“要官休，告到官司，你与俺老子偿命。若私休，你便与我做老婆。”你孩儿便道：“好马不鞴双鞍，烈女不更二夫，我至死不与你做媳妇，我情愿和你见官去。”他将你孩儿拖到官中，受尽三推六问，吊拷绷扒，便打死孩儿也不肯认。怎当州官见你孩儿不认，便要拷打俺婆婆；我怕婆婆年老，受刑不起，只得屈认了。因此押赴法场，将我典刑。你孩儿对天发下三桩誓愿：第一桩要丈二白练挂在旗枪上，若系冤枉，刀过头落，一腔热血休滴在地下，都飞在白练上；第二桩，现今三伏天道，下三尺瑞雪，遮掩你孩儿尸首；第三桩，着他楚州大旱三年。果然血飞上白练，六月下雪，三年不雨，都是为你孩儿来。〔诗云〕不告官司只告天，心中怨气口难言，防他老母遭刑宪，情愿无辞认罪愆。三尺琼花骸骨掩，一腔鲜血练旗悬，岂独霜飞邹衍屈，今朝方表窦娥冤。〔唱〕

【雁儿落】你看这文卷曾道来不道来，则我这冤枉要忍耐如何耐？我不肯顺他人，倒着我赴法场；我不肯辱祖上，倒把我残生坏。

【得胜令】呀，今日个搭伏定摄魂台，一灵儿怨哀哀。父亲也，你现掌着刑名事，亲蒙圣主差。端详这文册，那厮乱纲常当合败。便万刚了秀才，还道报

冤仇不畅怀。

〔窦天章做泣科，云〕哎，我屈死的儿也，则被你痛杀我也！我且问你：这楚州三年不雨，可真个是为你来？〔魂旦云〕是为你孩儿来。〔窦天章云〕有这等事！到来朝我与你做主。〔诗云〕白头亲苦痛哀哉，屈杀了你个青春女孩，只恐怕天明了你且回去，到来日我将文卷改正明白。〔魂旦暂下〕〔窦天章云〕呀，天色明了也。张千，我昨日看几宗文卷，中间有一鬼魂来诉冤枉。我唤你好几次，你再也不应，直恁的好睡那。〔张千云〕我小人两个鼻子孔一夜不曾闭，并不听见女鬼诉什么冤状，也不曾听见相公呼唤。〔窦天章做叱科，云〕腿，今早升厅坐衙，张千，喝撞厢者。〔张千做吆喝科，云〕在衙人马平安，抬书案。〔禀云〕州官见。〔外扮州官入参科〕〔张千云〕该房吏典见。〔丑扮吏入参见科〕〔窦天章问云〕你这楚州一郡，三年不雨，是为着何来？〔州官云〕这个是天道亢旱，楚州百姓之灾，小官等不知其罪。〔窦天章做怒科，云〕你等不知罪么！那山阳县有用毒药谋死公公犯妇窦娥，他问斩之时，曾发愿道：“若是果有冤枉，着你楚州三年不雨，寸草不生。”可有这件事来？〔州官云〕这罪是前升任桃州守问成的，现有文卷。〔窦天章云〕这等糊突的官，也着他升去！你是继他任的，三年之中，可曾祭这冤妇么？〔州官云〕此犯系十恶大罪，元不曾有祠，所以不曾祭得。〔窦天章云〕昔日汉朝有一孝妇守寡，其姑自缢身死，其姑女告孝妇杀姑。东海太守将孝妇斩了。只为一妇含冤，致令三年不雨。后于公治狱，仿佛见孝妇抱卷哭于厅前，于公将文卷改正，亲祭孝妇之墓，天乃大雨。今日你楚州大旱，岂不正与此事相类？张千，分付该房金牌下山阳县，着拘张驴儿、赛卢医、蔡婆婆一起人犯，火速解审，毋得违误片刻者。〔张千云〕理会的。〔下〕〔丑扮解子押张驴儿、蔡婆婆，同张千上，禀云〕山阳县解到审犯听点。〔窦天章云〕张驴儿。〔张驴儿云〕有。〔窦天章云〕蔡婆婆。〔蔡婆婆云〕有。〔窦天章云〕怎么赛卢医是紧要人犯不到？〔解子云〕赛卢医三年前在逃，一面着广捕批缉拿去了，待获日解审。〔窦天章云〕张驴儿，那蔡婆婆是你的后母么？〔张驴儿云〕母亲好冒认的？委实是。〔窦天章云〕这药死你父亲的毒药，卷上不见有合药的人，是那个的毒药？〔张驴儿云〕是窦娥自合就的毒药。〔窦天章云〕这毒药必有一个卖药的医铺，想窦娥是个少年寡妇，那里讨这药来？张驴儿，敢是你合的毒药么？〔张驴儿云〕若是小人合的毒药，不药别人，倒药死自家老子？〔窦天章云〕我那屈死的儿呀，这一节是紧要公案，你不自来折辩，怎得一个明白，你如今冤魂却在那里？〔魂旦上，云〕张驴儿，这药不是你合的，是那个合的？〔张驴儿做怕科，云〕有鬼有鬼，撮盐入水，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魂旦云〕张驴儿，你当日下毒药在羊肚儿汤里，本意药死俺婆婆，要逼勒我做浑家，不想俺婆婆不吃，让你与父亲吃，被药死了，你今日还敢赖哩！〔唱〕

【川拨棹】猛见了你这吃敲材，我只问你这毒药从何处来？你本意待暗里栽排，要逼勒我和谐，倒把你亲爷毒害，怎教咱替你耽罪责！

〔魂旦做打张驴儿科〕〔张驴儿做避科，云〕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大人说这毒药必有个卖药的医铺，若寻得这卖药的人来，和小人折对，死也无词。〔丑扮解子解赛卢医上，云〕山阳县续解到犯人一名赛卢医。〔张千喝云〕当面。〔窦天章云〕你三年前要勒死蔡婆婆，赖他银子，这事怎么说？〔赛卢医叩头科，云〕小的要赖蔡婆婆银子的情是有的，当被两个

汉子救了，那婆婆并不曾死。〔窦天章云〕这两个汉子你认的他叫做什么名姓？〔赛卢医云〕小的认便认的，慌忙之际，可不曾问的他名姓。〔窦天章云〕现有一个在阶下，你去认来。〔赛卢医做下认科，云〕这个是蔡婆婆。〔指张驴儿云〕想必这毒药事发了。〔上云〕是这一个，容小的诉禀：当日要勒死蔡婆婆时，正遇见他爷儿两个，救了那婆婆去。过得几日，他到小的铺中讨服毒药，小的是念佛吃斋人，不敢做昧心的事，说道：“铺中只有官料药，并无什么毒药。”他就睁着眼道：“你昨日在郊外要勒死蔡婆婆，我拖你见官去。”小的一生最怕的是见官，只得将一服毒药与了他去。小的见他生相是个恶的，一定拿这药去药死了人，久后败露，必然连累，小的一向逃在涿州地方，卖些老鼠药。刚刚是老鼠被药杀了好几个，药死人的药，其实再也不曾合。〔魂旦唱〕

【七弟兄】你只为赖财，放乖，要当灾。〔带云〕这毒药呵，〔唱〕原来是你赛卢医出卖张驴儿买，没来由填做我犯由牌，到今日官去衙门在。

〔窦天章云〕带那蔡婆婆上来。我看你也六十外人了，家中又是有钱钞的，如何又嫁了老张，做出这等事来？〔蔡婆婆云〕老妇人因为他爷儿两个救了我的性命，收留他在家养膳过世；那张驴儿常说要将他老子接脚进来，老妇人并不曾许他。〔窦天章云〕这等说，你那媳妇就不该认做药死公公了。〔魂旦云〕当日问官要打俺婆婆，我怕他年老受刑不起，因此喏认做药死公公，委实是屈招个！〔唱〕

【梅花酒】你道是咱不该，这招状供写的明白。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我只道官吏每还复勘，怎将咱屈斩首在长街！第一要素旗枪鲜血洒，第二要三尺雪将死尸埋，第三要三年旱示天灾，咱誓愿委实大。

【收江南】呀，这的是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痛杀我娇姿弱体闭泉台，早三年以外，则落的悠悠流恨似长淮。

〔窦天章云〕端云儿也，你这冤枉我已尽知，你且回去。待我将这一起人犯，并原问官吏，另行定罪，改日做个水陆道场，超度你生天便了。〔魂旦拜科，唱〕

【鸳鸯煞尾】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云〕我可忘了一件，爹爹，俺婆婆年纪高大，无人侍养，你可收恤家中，替你孩儿尽养生送死之礼，我便九泉之下，可也瞑目。〔窦天章云〕好孝顺的儿也。〔魂旦唱〕嘱付你爹爹，收养我奶奶，可怜他无妇无儿谁管顾年衰迈。再将那文卷舒开，〔带云〕爹爹，也把我窦娥名下，〔唱〕屈死的于伏罪名儿改。〔下〕

〔窦天章云〕唤那蔡婆婆上来。你可认得我么？〔蔡婆婆云〕老妇人眼花了，不认的。〔窦天章云〕我便是窦天章。适才的鬼魂，便是我屈死的女孩儿端云。你这一行人，听我下断：张驴儿毒杀亲爷，奸占寡妇，合拟凌迟，押付市曹中，钉上木驴，剮一百二十刀处死。升任州守桃机，并该房吏典，刑名违错，各杖一百，永不叙用。赛卢医不合赖钱勒死平民，又不合修合毒药，致伤人命，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蔡婆婆我家收养，窦娥罪改正明白。〔词云〕莫道我念亡女与他灭罪消愆，也只可怜见楚州郡大旱三年。昔于公曾表白东海孝妇，果然是感召得灵雨如泉。岂可便推诿道天灾代有，竟不想人之意感应通天。今日个将文卷重

行改正，方显的王家法不使民冤。

题目 秉鉴持衡廉访法

正名 感天动地窦娥冤